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十四

西湖高汝栻　輯

乙丑天啓五年三月削少詹張鼐廿肅巡撫李若星湖廣巡撫熊明遇籍爲民蓟遼總督吳用先冠帶閑住降御史喬承詔於外奪其三級

以鼐詐病要名養資驕慢若星通賄於汪文言謀升巡撫承詔錯舉辭經飛差滿不回道考察用先則王大年論之明遇則戶科薛其論其黨庇游士任也

起文球爲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張鹿爲僉都御史巡撫宜府○詔肅寧縣建坊賜勑旌獎東廠大監魏

忠賢并廕其弟任一人都督僉事銀幣羊酒有差

先是緝獲李承恩於用龍衣已廕其男希孔爲正千戶矣茲崔呈秀奏其捐貲修城功高保障故有是褒

○又聞忠賢托朱延禧轉浼保定巡撫張鳳翼爲具題坊延禧峻拒之曰此人性執言之無益璫意拂然呈秀遂攘臂上疏劾延禧去

刑科給事解學龍言聖治維新宸宇向化因視學大典俯獻芹曝畧謂叩梟壁之琴瑟對闕里之衣冠而思夫水有源木有本而能不惕乎緝熙顧諟之旨而思夫禮從周樂從韶能不動夫祖述憲章之想而思夫簪紱抵目於鼓篋儒林昂首於賡弦而能不觸夫菁莪造士壽考作人之念而思夫期門脫劍以習經匈奴遣子而入

侍而能不匱夫文德聿興異類咸賓之盛以至理財無策捉衿不支乃屯政消滴之所入既不足當一飽而鹽策鼓鑄方期收子母生生之利詎意又有攘臂言差以壞其成者矣則生財有大道國計不可不周也東西烽火騷動不寧乃師旅不知早防既有覆軍殺將之慘而黠局輕進取敗危於累卵邊將失策逆肆喧傳損威辱國莫此為甚則一怒而安天下廟筭不可不周也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乃三吳水患方殷人人有靡著之嘆而省直旱魃為害微雨不足以為潤又廹廹乎有倒懸之憂也任土均平於禹貢惻農注念於豳風則民依不可

不惜也。誰司人牧。惟有司是賴。乃火耗嚴矣。而府、而司、而部、層層勒兌。此仰遵 皇上之明禁否乎。逋負寬矣而預征、而帶征、而壓征、頭緒不清。此仰體 皇上之德意否乎。虞廷兼資於九牧。戰國猶戒于繭絲。則吏治不可不勅也。○上遣內臣司禮太監王敏政、御馬監太監胡良甫、齎捧詔諭冕服、册封李倧爲朝鮮國王。道及皮島。賜毛文龍銀幣等物、以示眷酬。并搜括御前銀四萬兩、各樣幣衣等服、以備賞功之需。○黔師至谷里。總兵魯欽、劉超、黃越等、故違節制、土兵首倡叛逃、我師敗績。撫臣蔡復一、自疏六罪請處。 上命勉策一效、并下

部議而言官交章論復一失機回籍聽勘以川貴總督朱燮元代之。起工部尚書白所知戶部尚書李長庚俱以尚書督左侍郎事。逮徐州知州汪心淵下鎮撫司獄究問追贓崔呈秀論其冒破各項歲銀十九萬并論廬州府推官徐日炅受賄枉法爲其開除錮支瑢出中旨而逮之

高汝栻曰心淵値妖寇渡河勢將席捲南下人心震動城幾不守竭力備禦多方調度兵士用命賊始退其保障江淮之功誠有過人者乎妖之後毫無絲粟叙而反身罹羅織此勞人所以惻心也

禮科給事李恒茂奏議裁革登萊漕沅巡撫并御史巡方寬限事下所司。大學士朱國祚卒嘉興秀水人由

出元入相清貧無異寒儒壬戌主試說者疑其旨從中出言論紛然遂去位

三月廷試天下貢士賜余煌華琪芳吳孔嘉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貴州巡按御史傅宗龍劾四川僉事徐濬貪毒異常　上命撫按追贓究問○遣錦衣衛官校逮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來京究問追贓○免李可灼戍○升魏良卿後軍都督府僉事旋加升右軍都督府同知○三法司會劾戚臣李承恩引盜乘輿服御物例斬詔報可承恩世宗寧安大長公主所

旁行先帝所賜而可以為盜者乎

一燝韓爌元老也削籍凡滇陸行八座也削籍不已而復加提問國體謂何

出也承襲指揮加升都督始為于佑所告既而家人學才復首其不法事情於東廠因追出先帝賜王龍衣龍盒等物遂坐重辟○蘄州御史屈維持劾張問達趙南星招引王之寀結黨煽惑周嘉謨劉一燝護庇王安以至虔旨罔 上疏入命削問達嘉謨一燝韓爌孫慎行籍既而復有該撫按提問追贓之旨

兵科米嘉穗曰自舊輔韓爌罷相大權始遷于逆璫而不可收其紅丸引咎一疏足以斷葛藤其陛辭進賢璫足以泣鬼神所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也工科祖仲燁曰韓爌中立不倚守止不阿當群情鳥沸之際一言定國當閹璫熏天之日獨力回瀾逆璫撰恨最深肘謀斥逐不惟鍜鍊成獄殺其無辜之家人抑且 株連并及所取之多士吏科章允儒曰劉一燝折逆璫焰于幾先韓爌回狂瀾于既倒周嘉謨

之去與一燝同忠趙南星與韓爌之孤柱恩節合諸賢之論一之前儕與一燝等之品見矣

奴攻旅順守將張盤朱國昌死之已而遊擊林茂地等邀擊其歸路斬獲有差兵部奏聞自奴酋煽亂遼土沉淪而南四衛屏翰之形悉屬歷擅戰爭之地惟金州東聯海蓋南近登萊爲奴之防我所必爭亦我所必取張盤遂駐師旅順朱國昌駐師長行曾有功駐師三山島皆毛帥所撥守百里棊布勢足傳烽三方自可爲聲援而有功不奉鎮撫之命擅約張盤朱國昌破土興工及二將至而有功違約不來即有虜騎猝至重圍我師張盤力戰被創朱國昌罵賊陣亡奴兵至旅順破城殺戮

宋曰藩固本而曰黨王之宋何其巧于借也

人民、有功潛匿四日、復扁舟至旅順長城、焚火藥、擄婦女、則前爲誘陷、後爲坐視矣。○命削兩廣總督何士晉、藉養馬當差、以其黨護王之宋也、○陞御史游鳳翔爲廣州知府、尋復其原職、削都御史高攀龍籍爲民、其弟舉人高如麟、尚華遣戍、鳳翔在南道資次俱空、劣轉、是以擬陞廣州府知府、此時見高扳龍見逐於璫、遂疏言扳龍貪緣起用、値臣有天恩濫靡廢官、濫起之疏、漢中其忌、及其胞弟如麟辛酉應試南畿、頋人代筆、幸得中式、臣實司外場搜檢、合疏糾之、以此恨臣、一登總憲、遂屬夏嘉遇陞臣知府、疏上、忠賢見扳龍之名、即傳旨復

置于天下才也其所居宜先者也宜處不先孔子且惜其才大其功實殊所處有之分亦不必究其欲入之罪轉而嘗疑大嶽

鳳翔御史、而削扳龍之籍。○特賜璽書褒美錦衣指揮

晉田爾耕、仍命所司賚之羊酒、建坊以示眷答至意、

特修舉屯政、以濟軍需、爾耕乃捐田土七千餘頃以

佐縣官之急、故下璽書美之、有志激同仇、寧耻不以

贓遺君父、忠存報虜、不遑更問室家彼

褫斥而志圖郵者、當自汗顏等語、

御史郭興治、劾原任監軍御史方震孺黨庇熊廷弼失

陷封疆、　上命錦衣官校、逮至京究問、

高汝栻曰、廣寧敗衂之日、震孺職在監軍、無俘樂之

寄、當兵及逋赴關之期、時廣寧尚無恙、俟弌爾皇儲、

關廣寧失陷、憤羅直前、獨往河上、與奴爲時十數

甲、五月已來瘡痂厚半寸、衆將無不感泣、入關時可

番然就道、而猶前君瘠鳥、此其心若神、幽閉氣華月之定

何如者、況飭出關、賁出諸發壯志、屯招降租大壽、尤

爲得力、迄今因一寬華爲恢伏地、誰之功耶、旅孫承

宗、不貸人片諫、洋洋述其才可錄、心可原、與關臣滿

之一字采足以當不放之天牌否也

雲登滿酒品隲若合符節今以其黨護而近之不几厭志士之念而冷旁人之心矣

大學士朱國楨予告回籍尋卒○御史顧宗孟劾兵部尚書趙彥戮殺良民以築鯨鯢觀久在人耳目至今道路喧傳其父子互開徑竇堂屬各啓賄門如濫用三科武舉開此一途以便請托通賄樞臣袁如充耳職方司郎中方孔炤貪鄙頑鈍並覆職若趙彥之子昌胤長安有掌樞之譏亦並逐之以清華轂事下部削孔炤為民胤昌以病去官後亦削奪趙彥予告馳驛回籍

撤時開參者不必不賢丹珠者亦不必不肖賢為何分至石坐將

五月削翰林院少詹錢謙益右春坊葉燦光祿卿錢春按察使張光縉科臣程註籍爲民

刑部擬熊廷弼誤國欺君罪在不赦秋後取决從之。以刑部侍郎周應秋爲刑部尚書。上命禮部尚書周如盤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禮部侍郎丁紹軾黃立極各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少詹事馮銓陞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各官陳銅蠲、出入虧欠之數戶部轉輸接濟之艱奏　旨著九卿科道集議長策本部條列十三欵以上一屯種宜責成武官一清查監生官吏班辦納銀及裁革効勞冠帶一議裁運府州縣佐貳冗員一清查督學衙門送廩陞監一議查僧道流不許優免一查核稅契一暫改長運為兌運一清查各鈔關餘銀

一申飭事例、一清查兵餉銀兩、一查覈茶法、一嚴行考
成、一鹽法鼓鑄兩事、 上命着加意修舉○陞王琡爲
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陳九疇爲大僕寺少卿○四川
道御史曾應瑞疏劾張我續通夷盜餉等事、 上以事
關重大、不得懸坐、下所司查明議處○御史周維持奏
言 皇上嚴斥邪黨、正以崇道學、臣嘗伏讀欽勑學政
內有一欵、不許別刱書院羣聚徒黨、乞勑中外、幷將昔
日所創建書院、不論省直州縣、立時改毀、事下所司○
挑滑旅順金州城池、已爲奴酋削平、而孤懸旅順、難以
自圖、議開城南一百三十里、引海水以成天險、則進可

戰退可守且地堪耕牧屯聚言牽制則毛帥牽制於東此復牽制於南苟恢復則毛帥直搗寬奠此復長驅遼瀋然所用錢糧原以登餉十萬爲抵近因閉門新增議裁前言遂爲寢閣尚有登撫清汰六萬可爲挑濬之用兵部以請復議濬亦無與爲守遂止○御史崔呈秀議革三協遵化道山海府縣併議保河民兵銀數萬鎮江等府備倭銀數十萬貪官侵匿則當嚴督追賍之法令軍民人等捐貲輸粟以弘捐助 上命差風力官催解併查侵沒等弊時工部議差司官以往而議者以旨中不曾指定衙門躊躇不前歸併本處巡方案臣查實解

逃○削吏科劉弘化籍爲民南京大僕卿吳炯冠帶閒
住○工部主事門洞開劾本部郎中徐在中買銅尅銀
數萬又打造硝黃三眼銃明甲尅商人價銀受其賄賂
贓私狼藉皆有證據命削其籍下部聽勘并置商人沈
允慶於獄○調山東巡撫魏光緒於外奪其三級○以
御史崔呈秀巡視殿門工程○御史崔呈秀劾副使徐
良彥命降三級○戶科給事陳序劾太常寺少卿甄淑
附勢反覆躁躍清卿光祿寺少卿張光房冒濫京堂授
身門戶且與程註同作趙南星之牙爪命削甄淑之籍
而光房冠帶閒住○詔川湖督餉御史丘兆麟同道管

此時科戶盧僅事木有邪臣假借題目挺梃宮庭劇損聖德一歟欲辨須出錄發實政藏先朝實錄再行勝勘此三朝要典所由成也

事、其督餉事空歸并編沅撫臣時何士晉削奪丘兆麟山疏中救　上怒其黨護嚴旨責之曰何士晉貪汙著聞贓私狼籍削奪未盡其辜丘兆麟反覆稱揚不啻山戶耳目之臣豈容如此故撤回道○禮科署科右給事楊所修奏言梃擊紅丸移宫三案奉有宣付史館改正實錄併詳載原末播告天下之旨第實錄金匱石室之藏外廷不得而見倘復名實不符一時且有傳疑千載何以示信請刊實書願示天下以釋中外之疑從之○浙海官兵擒滅盜寇撫臣王洽以捷聞外洋大夥劫賊僞用寬和年號曰國將軍元帥等旗幟自稱紅夷弟連

餘人犯我兵用命燒燬其船而擊沉之斬級擒獲共四十餘人紅夷諸賊赴水溺死海氛頓息○建徐州新城於雲山紆廻九里有半高下二丈有七廟社衙宇之應建者二十有取舊增新費銀八萬九千五百有奇○山東大盜橫行劫去起解餉銀若干御史那紹德以聞

國家起解錢糧軍餉所須最爲關係天啓二年磁州已劫去數鞘茲於沙河又劫去二萬殺戮數十人就歌驢馬而去蓋亦盜之鉅者矣當事者欲行保甲之法慮名爲法而弊之藪也尚何益哉

龍原任禮部侍郎徐光啓御史智鋌論之也○以喬應甲陞左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劉可法右僉都巡撫浙江范濟世南京右僉都御史管理江防○陞高弟爲兵部

逍遙囹圄濫不止一廷弼而已也

尚書先是吏部以吳崇禮王在晉催上以邊疆多事本兵需人甚急崇禮等路遙不便到任著於在朝諸臣多推幾員來部又催張鳳翔李啓元高第中旨欽點高第亦與數也○彭湖既復福建巡按姚應嘉陳善後事宜下部知之○詔錦衣衛門不許一人潛入監禁偵探消息貴州道御史智鋌劾熊廷弼逍遙囹圄布散刊揭往來交通故有是禁并有嚴拿究問之旨○十八日　聖駕北郊大雨如注寅初雨止天晴　聖駕臨軒拱候奏請內使宿傳太常寺官至再至三竟不到儀註一欵云一正祭日免朝　上具常服御皇極門太常寺堂上官

奏請　聖駕詣方澤致祭、然後　聖駕啓行、是日太常寺胡世賞因天雨、恐駕已出又恐悞　上祧事而錦衣衛魏傳駕已御門、無處可奏不如先去、又有從內出者傳駕由文華殿後徑行、不御門、故世賞不及奏請、又復後期給事中楊所修劾其玩怠　上不究○奪情起用原任宣府巡撫王之臣總督薊遼倉場○福建道御史汪若極劾詹事府禮部侍郎李標延綏巡撫翟鳳翀上諾標而削鳳翀之籍○禮部尚書蕭雲舉乞骸　上念纂修之勞加太子太保馳驛回籍○削兵部左侍郎張鳳翔籍、併削其廕○陞王紹徽左副都御史協理院

事○大學士朱延禧控辭陳情奉旨予告回籍○兵科蕭基奏東西用兵機宜其策黔事有三著一專督辦一神鼓舞一審布局要以坐困爲撲巢之機括策遼事亦有三一善御將一審偵探一定戰守要以牽制爲恢復之根柢時稱石畫○原任總督楊述中回籍聽勘

張鼐曰延撫王三善以孤軍深入大方信陳其愚之詐降何其闇而疎於謀也罪何容辭獨總督諸臣高牙大纛擁符分閫何乃於大方深入之後二十日聲息不通前無偵探後無救援又何以羅鬼蜂擁之時進不能推鋒陷陣退又不能捐軀赴難也在途中以水火之見秦越之視在蔡欽等紀律疎於平日臨難惟有退縮耳張彥芳之托病規避尹伸輩之抱頭鼠竄亦何顏以見梁鳳泰輩於地下哉

漕運總督呂兆熊擒龍華會謀逆妖首金科馬永等先

是龍華妖黨有李英者發覺於沛邑前督臣李蕃正具
題請大宗於天下并獲妖首金科等妄意窺伺試茂聖
明托天魔下界真主出世之言妄指神通出世剪紙成
兵之術侯伯具有姓名神腿多稱善走妖書妖言偽旗
偽印符籙勘札無一不具遡其源流始於京師大奇人
之傳授繼以潞州五攢山之衣鉢盤踞多年發覺二旦
逆按昭彰請正刑典○差錦衣衛官旗逮高陽縣知縣
唐紹堯并調御史劉思誨兵科胡永順於外降其三級
時序班冉世魁太監之族侄也其族叔冉東告魁歐叔
於唐然世魁家私頗饒見紹堯持之急與子監生冉應

甲道去紹堯僉惡將其兄冊牌桂責而監之因冊其產業係內璫遺貲藉而入官以充邊餉申樞部道院咸以未奉聖旨不敢擅收爲辭紹堯計窮乃倩兵科劾永順違之惡按劉思誨思誨以上下告訐之日亦可助軍餉一時之急因而題解司禮監韓世能乃其周親也疏奏世魁未犯大逆未奉題請何得擅用黃封抄沒侯魁因波及永順思誨故降而逮之○九門提督太監金良輔劾御史倪文煥違制逞兇擅責官軍上怒勒令回話工科王夢尹申救釋之仍命鎮撫司究治吏書之罪九門官軍惟兵部京營科道管轄等官出入迎送例也其

向以為黨護廷弼而逃之今又以失陷封疆而並坐之御史從方者也何對舉之責

他則否文煥巡視南城出宣武門外官軍不為之禮煥怒責百戶張應舉十下良輔遂露章劾之內監而敢於劾御史太監之橫可知御史而被太監所劾御史不為萬爆之續者幾希傳言文煥即日求解於呈秀呈秀引入璫幕青衣叩頭珍奇盈列求為魏忠賢義子閱數日即具疏劾周順昌等以逢其意璫悅自此入幕用事○

命錦衣衛擬御史方震孺從重斬罪 上以震孺自任監軍望風奔竄失陷封疆與熊廷弼同罪從之

七月下楊漣周朝瑞左光斗顧大章袁化中於北鎮撫司以其納賄招權攬亂朝政移宮一事罪惡滔天嚴比

追贓限五日一回奏

吳䄄曰時廣微具揭申救曰傳諭擬票外另擬一票請爲寛宥此揭實出冢宰崔景榮坐魏寓中三日力强而後出者故未發其黨諭崔亦罷去則知此揭非出廣微本意矣

高汝栻曰初獄上擬連以移宮一案挈小相與謀日不申入移宮則遍目不大不假借封疆則難追賍而破其身家再行復訊遂改爲黨熊漸脫栻覩避與左光斗書曰我輩萬無保全仍作緣累及事敗違又日封疆爲重何辟伏法然跼根入骨髓此豈受賄爲營脫者其事始於田生金而成於徐大化古云欲入之罪何患無辭寃乎慘哉

雲南巡按朱泰禎奏言官兵恢復霑益城池霑益之爲州也夷居其九漢居其一夷之爲營大者四十有八錢糧芻馬悉土官主之而流官直拱手受成事焉其十一

之漢人則烏撒後所官軍也自天啓元年閏二月設科烏撒後所官軍棄城逃去而州丘據矣茲以計擒設科則叛夷失其頭緒始可議恢復布條列款而四十八營始知有赴州輸糧者矣事上降詔優答○水蘭烏霑三逆令兵數萬窺霑益敗走之四川烏撒土酋安效良水西淵源之親其順逆惟水西是視自效良獻安應龍以來佯爲恭敬不意遣來獻功之人領回文還途中被劫效良又見黔師出六廣滇師入霑益隱然有背吭拊摳之勢而水烏盜成騎虎自分終不得生乃乘截黔之餘燄遂南向入滇爲兇蘭烏霑合成一片安南諸夷三十

此空谷之足音也殿旨峻之數十立杖之鳩矣

九營其衆殆十倍於我副總兵袁善等督率將士奮勇血戰對壘於露盃城下者五日五夜屢出奇兵以破之按臣上其事云○戶科給事楊文岳奏言視朝之禮法森嚴上有所懷未可遽問下有所見未敢遽陳上下之間俱憑章奏數行之內其間機宜豈能盡達職訪古內朝之制復祖宗召對之典古者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露寢聽政夫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體聽政而適露寢所以通上下之情此在祖宗朝每多於便殿舉行至今稱盛事職願　皇上或於[illegible]講經筵之暇或於朝後隨御文華殿召司[illegible]部院大小臣工將

此等事從來有矣何至今日而獨甚之

朝政得失。人才進退。生民疾苦。各邊利害。並陝東西戰守事宜。隨賜咨問。至於一切奏章有關係重者。惟聖明裁决。旨以振拾要名責之。○傳出　聖諭。刑部犯人鄧朗先、游士任、方震孺、唐紹堯等。既在禁中。當穿囚服。豈他角巾色衣。盃酒笑傲。成何法紀。於是刑部提牢主事林曾上疏認罪。嚴旨切責而宥之。○刑科給事杜齊芳請攸郵貴州巡撫王三善。旨以三善剛愎自用。卒至潰師。與楊述中無干。因責其偏護同鄉。○北鎮撫司五日一比。楊漣、魏大中等贓。漣等初意不欲承贓。又慮娼內許顯純酷刑箠楚。决無生理。於是左光斗日。彼殺我有

兩法乘我之不服而亟鞫以斃之又或陰戕於獄中餘以病聞耳若初鞫輒服便送法司或無從理於是靡焉承認甦意仍着鎮撫追比以五日爲期外覬倖請付法司以解於衆故令內覬留中以塞臺省之將言者是以

其用心可謂毒其計亦可揮淚矣

慘若更甚比校時纍纍列跪奸弁前訶之訴之裸體曆之弛杻則受拶弛鐐則受夾弛拶與夾則仍戴杻鐐以受棍疊棍所中結爲黑丁黑丁漸漸潰爲潰坎潰坎上微裹藥傅焉不再宿復加榜掠藥裹爲棍揭去棍棍擊

可憐可傷

赤肉肉敗蛆生淋漓零落肉墮皆蜉脊塊如碗迫其後更加極刑審訊時不能跪起荷桎梏平臥堂下額髮垂

裸身肩半露犀骽嚙膚不能畢刑畢摋人斯時豈但無

刀圓生亦且無暇求死矣

高攀龍曰天下事固有不可測者如山奸人心胆雖良平豈能料之哉狄梁公承反而人服其智蕭公承肆而死人固有幸不幸焉或未易輕議也說者又謂追北之日何不一死嗟乎貞臣烈士皎然與日月爭光亦惟是一死以結局哉銷黨禍起陳蕃劉郃李雲謝弼之儔死掠案者不可勝數虞詡三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自引詡曰寧伏歐刀以示遠近假令濃時有求多者引繩披根不休幾不得與絕吭之息夫躬乘傴劣矣今況數公何如也悲夫

東廠魏忠賢奏補奸蔣應陽出入禁監包藏禍心移受妖書淺懷不軌見追疏稿揭帖及弓箭腰刀等物已

命鎮撫司究問蔣應陽乃兵部考取將才咨送遼陽熊

廷弼在任時以才官守備札付與之廣寧失陷廷弼聽劄隨差應陽前往廣寧偵探及至京廷弼已下獄矣因與廷弼投遞辯明揭帖進監左布之東厰辦事者欲獻功忠賢因而捉獲追出廷弼疏稿揭帖并遼東圖畫與札付等物又稱弼子出入監禁營謀叵測至腰刀弓箭馬匹乃武職本等之物誣爲演習不軌遼東圖畫亦指爲妖書 上命重辟而加蔭忠賢羊酒銀幣賜之○樞輔孫承宗次閣門兀兵歲省餉七萬有奇○ 冊封任氏爲容妃○ 兵科給事中羅尚忠工科給事顧其仁連章劾總兵馬世龍貪冒召釁諸罪○ 遣何棟如戍○ 吏部尚

書楊所綮予告回籍命李宗延回部代之○前右副都
御史楊漣卒於獄有旨行撫按嚴提家屬追贓同奏
漣身事三朝親受光宗顧命自下鎮撫獄而備無完
膚及其死也土囊壓身鐵釘貫耳時值暑月尸蟲
繞身體腐變僅以血濺衣裹置棺內後櫬歸無寸土
可置殯於河干之側結草以覆妻母住于城樓男婦
棲於客店尚欲追未完之贓嗟嗟此受顧命之好臣
一場大結果也及　聖明御宇世界清明恩典優䘏
始贈左副都御史又贈太子太保照一品
例補祭二壇廕郵諡忠烈其日鹿幾嘆矣
高次杖日漣將死有絕筆一紙其意大概謂身一入
都便羅織日欲殺一蠅亦不可得下情不得上達付
問之日執拜文言衣只為案不容一言藏血肉淋漓生
死頃刻不特追贓根狠狠訂錯封疆爲誣追贓爲同
徒使杖殺臣名歸之　聖上因我累疾之責反於
類同獄蕭孔淑藏其絕筆藏縫并帶之以藏臣之鄉
孔理壁下劉氏地藏已而前出神物何護頭統又大
其血書凡一百八十字則其所最而客可出以傳爲驚

陳明卿先生文集戕忠愛新集

御史原疏至程勝江徇八步米官吏一賞金憲一提取激一

諸發之哉。陳明卿先生之言曰、義楊公、刀筆殺之、主論倡是殺之、既後勒追以殺子孫。奎抹以殺青史、而樞臣殺人之心、其禁人曾天道何。然子孫賢不可殺者也、更嚴不能殺、人心活、不敢殺、則亦自殺其心、而已。本之全、欲盡戕其舊臣、賜頸如忠愍倒、其子易之、進絕筆、今上有忠烈義貝褒讀嚴烈之褒、而後知楊公之死死、而生矣、與之諭賢蚩、世、自謂生、累者今、安在哉。

以降三省爲禮部尚書

八月兵科給事中吳國華糾工部營繕司員外曹欽程薦寶坻縣知縣周詩雅、元城縣知縣熊江　上從國華疏倒任意削其籍、而并削熊江、周詩雅○薊門軍士以馬乾料銀之遲、舉相鼓譟、事聞　上命首犯正法、以平日其怨、請賞糧頒、并命樞輔不時恭處○謂張板茂守旅

嚴會剳一
民兵食一
嘉嚴補一
麻採採一
除民害

順東鎮叅將張善繼盡撤本地民兵於三山麻洋鐵山灣任守不放一兵禮科葉有聲四川道汪裕疏劾之

夫旅順爲東鎮信地歷鎮藩籬牽制奴酋之咽喉故特設遊擊以成聯絡之勢張弁旣領命而往繼善盡撤其民兵萬一奴騎突至束手莫應其何解于任事之責乎

四川道御史倪文煥劾東林渠魁兵部侍郎李邦華邦華東林高足向與李三才結爲死黨同在御史李日宣發計陰謀傾害善類文選司員外周順昌切附東林營入吏部會猶與其常仇逐朱蒙童不安其位厚結汪文言呼吸相通又與魏大中攜黨同謀逮過姑蘇留連十日以女許配日中不知有國法至在吏部時給假南還坐

二大船貲貨充斥壓沉一舟狼籍河干白鏹暴露通州之人至今掩口林喬枝改調署選惟賄是聞縱子林堯世於私藏恭覲收銀買官鑿鑿有據 上命俱削籍爲民着撫按提問追贓其私創書院扁額書記毀壞以爲聚徒植黨之戒○浙江道張訥謂東林書院乃李三才科斂東西財賦而爲之脩建孫愼行高攀龍竊穴其中肆行淫穢辛酉鄉闈賄買舉人以洪範七字暗通關節而顧高子弟並列賢書關中書院原係稅監遊承私第也馮從吾占爲書院所侵官地民田計千三百餘畝盡歸席捲通書京邸協制當路張牙露爪謀欲翻案等

語又云徽州書院則官家巨賈所建以余茂衡主之舉不逞之徒附之鄭三俊畢茂良皆於此中得力江右書院其來更遠原自有理學一派清議所自由而鄒元標由山漈倒反致氣勢於東林靠引於西北至劉一燝柄誤國攪亂不清娓娓千言 上命削元標慎行從吾茂衡之籍茂良三俊閒住○前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卒於獄其子生員學洢旋死之大中氣甚皓落不受盤曲卓然以名教自持故在吏省陰學已萌堅冰將至而猶以高陽昆陵在事適列人才進退之地正欲聚貪墨吏之一大創之孰悲羣奸之側目也刻若一生家徒四壁而

坐以三千三百之贓口口欲辟熊楊謀草傳天下而竟坐熊楊之案竟甚垂逝之月更嚴刑促之褥暑殷雷旨故遲遲不肯降越六七日始出尸牢穴中骸撥而黑面與鼻平入斂時慘更不可言矣方大中被逮其子學洢徒跣攀號欲隨以北大中曰覆巢寧有完卵耶父子俱碎無益也學洢微服閒行尾緹騎刺探起居北抵國門邏卒四布則變姓名匿旅邸中晝伏夜出以籌萬死一生之計而獄益急搒掠益毒度無生理欲撾登聞上書自刎已念徒死無益且尚里旅覓邈邈誰托飢餓飲血伏譟而歸朝夕號咷未嘗入寢室哭而病病復哭哭盡

逆璫傳日并几錄各封本分開

而舌抔家人以槳進竟不入口以死 天子改元剪除
大逆大中得贈太常寺卿謚忠節

錢士升曰寅卯之際名教掃地謂者有見縣無父
亂賊相接踵矣惟是忠節諸公凛凛生氣孤行於清
虛寥廓間而又得死孝之學佛爲綱常維一綫詎非
忠貞之羽翼者春秋之功臣哉斯言也可謂魏氏之實
錄矣

高汝栻曰爲臣死忠爲子死孝分也忠孝成於一身
或萃於一家則難矣若忠節擊奸而死於忠其子痛
父而死於孝古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愚曰求孝
子必於忠臣之後昔卞氏盻肝隨父赴難而顏忠節
之死常山泉明從幽州輾徙流離至河北購父尸歸
葬長安時稱其孝忠節何異卞顏而學洢茶苦似泉
明術生似盻肝求之
古人邈焉寡儔矣

八月二十八日詔斬原任經略熊廷弼於市傳首九邊

者王体乾梁棟李永貞等也凡關切者鈐以自感又掐一指甲貴猴而詠永貞等以次郎議而体乾為之達所關累封本亦如之矣先帝具稿文書費於呼于皆昇恩遂伴惊虐分者點用者或改票者皆体乾受

示衆二十八月五鼓有駕帖至山東司主事張時雍閱之以爲必斬廷弼也恐有伏毒自盡之事令獄官設法誘出彼已知覺乃從容盥櫛整衣而後出房曰我大臣也還要拜旨豈得草草延挨久之而中貴嗔其遲也捧駕帖而去時雍亦懼獲尺大書硃票仰獄官速拘出彼猶潤步上庭曰俟庭上說話既至庭時雍迎之曰熊芝岡今日數盡矣惜封疆應得一死還有何說廷弼默然無言見胸前懸一執袋時雍問曰何物答曰謝恩本曰爾不曾讀李斯傳乎囚安得上書廷弼曰此趙高言也時雍語衆隨送出先廷弼刊刻有象遼東傳値八月

言路交世
登門戶姓
巧者亦是
承員諸人

二十一日，文華殿日講畢，輔臣顧秉謙等五人，獻一冊於上，令詞奏曰：此熊廷弼所作，以為脩功張本，希圖營脫。上覽之，怒曰：廷弼奸詐，不得肆行於朝，今又以流言煽惑於野，且心懷不軌，辱國喪師，惡貫盈滿，罪在不赦。又刊書惑衆，情益難容，因傳諭示刑部等衙門，着便會官速決了。至是正法，蓋八月二十八日也。

高汝栻曰：廷弼熊虎猶挾雷霆有餘，涵養溫厚則不足。高言雄氣，不肯下人，世多以剛愎虐僭目之。自有遼事以來，再任經略，不取一金錢，不通一饋問，終日焦唇敝舌，與人爭言大計，視國事如其家事，第以經撫見左，復與中樞風怨，動輒掣肘，憤激坐視，遂齎疑戮，甚哉！然當事者，亦無意使殺，自賺左事，起而廷弼之先死矣。故曰：廷弼不死於封疆，而死於時局；不死於法吏，而死於奸璫也。積謂不以封疆作孽害，則不能創

典大獄不以封疆更贖誣諸臣則不能作清流之陷穽不殺廷弼則不能借題偏遂無影之贓加諸臣以身後之誅夫計漠封疆伏法何辭然終不死於封疆而死於時局不死於吏議而死於奸璫是以九泉之下目不瞑耳

前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卒於獄先是楊漣二十四罪之疏上內有宰相門生四字執政等甚恐之時有僉壬某者謂執政曰楊漣攻魏公波及於閣下公知其故乎執政曰不知也僉壬曰出疏者楊漣造意者左光斗潤色者繆昌期也公若肯承當取旨如肯吾為閣下足了此事矣執政首肯遂與討盟因唆御史陳九疇發其端而旋以會推彰其事復理移宮為偽孝垂簾為阿崇定[illegible]

元黙爲居功猶以難於坐贓也再行覈授改爲封疆矯
旨五日一比竟斃於獄復誣受謝薦紙贖等賍窮治其
家屬崇禎元年 上憫死事之忠贈右副都御史廕一
子入監讀書

高汝栻曰光斗以中秘擢御史時其父寓書訓之曰
吾家自丘明以來代有聞人姑無載周公當隋之亂
以一布衣聚豪傑保江南六郡自唐迄今廟祀不絶
靖難師起有長一長二者忠憤激烈督連抗東海畨
虜椎博浪庶幾似之此皆無翼而飛覆檢蓋世况御
史藉天子之寵靈以澄察拜剌何所不得爲之哉是
以光斗當先帝畀成聽政之謀起於宮掖貂璫神叢
因與楊漣排闥叫閽使天日重朗其覩聯璽虜何
如也雅稔庭訓蓋自爲
發舒惜乎遭讒以死耳

天啓初杖
廷臣見矣

詔杖江西道御史吴裕中於午門前一百革職爲民

逆奄傳曰方熊經畧之刻遼東與也丙有馮仲政炎
于奔逃一回等句涿州見而恥焉遂借妖弁蔣應塲
殺之閣擬聖諭歸于乾斷體乾承貞等曰原是小馮
見害他與聖上何干遂于原稿奏議御筆增入妳等
而奏出諸袖中八字而熊斃矣　御史吳裕中熊之
姻也涿州令私人唆吳曰內意薄丁矣及于賢則唆
之曰吳爲熊報仇也于是裕中疏論貴池而忠賢矯
旨曰延儒既伏厥罪神人共歡吳裕中乃以鄉戚兒
女之情佩衷起空乘機逞其報復欺肆狂悖詆辱大
臣與延儒一樣肺腸與延儒何異命杖百裕中死

五門工成加恩輔臣及百官有差五門者皇極門先完
次弘政宣治二門又會極歸極二門自輔臣太監禮部

雖恩濫而名器未免濫及

尚書而下京營監察等官太醫欽天殿衛司房拾掇千
百戶加恩者幾千餘人○加輔臣孫承宗顧秉謙原任
大學士魏廣微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極殿承宗

秉謙廕子尚寶司丞廣微廕子中書舍人周如盤丁紹軾黃立極各太子太保文淵閣馮銓陞禮部尚書文淵閣各廕一子中書舍人銀幣如例○削侍郎趙秉忠御史劉方綵國事李玄王祚昌李謹劉懋等籍爲民

賜東廠魏忠賢金印一方文曰顧命元臣忠賢一顆以褒元勳

所賜印方二寸金約百兩玉筯篆四爪龍紐邊以金雲龍匣又賜客氏一方文曰欽賜奉聖夫人客氏印其金象紐匣亦如是萬曆中兩宮災 皇后之璽焚稱藩之國中宮例有敕諭王妃勅 神廟命御用監刻木代之終孝端世竟未補造褻越浪費至是極焉

○前陝西副使顧大章獄成刑部尚書李養正周應秋等上爰書從之自遴左陷

五年封疆失事之臣至壬戌春始盡逮奉旨下法司皆刑部山東司事也時本司官或以差出或以病告虛無一人尚書王紀以福建司員外郎大章署其事斯時論經論撫救經救撫之疏無慮數十上揚之沉之衆論不同之極致大章嘗慨曰論事則化貞爲罪之魁誅心則廷弼誠難末減至八議之說不特大章有之刑部各司亦有之台省亦有之四月初一三法司會審司官二十人在坐廷弼囚服長跪對堦下審畢衆日應監否大章日俟堂審定罪請旨後監蓋以廷弼大臣未經奪解但令法司問明亦無送法司字樣也及堂審鄒元標等

以廷弼失陷封疆罪以八議宥遂定化貞廷弼重辟訖
而徐大化亦刑部員外給假不任王紀惡其久廢職業
而重大章公正無私也大化疑大章交媾其間遂嗾御
史楊維垣劾大章唱八議之邪說緩頗而罷大獄又得
婉轉美調以大章由刑部調兵曹是時又陞陝西提學
副使故嘲之耳彼此辯訐不下十餘疏最後言其得廷
弼四萬金遠送家中復遮佟卜年花惌臣不相蒙之事
以誣之命勘贓證無實有詔復大章職矣楊左之禍作
大化復乘機串入謂假贓封疆逮而下之於獄審定秋
後取決追贓四萬田爾耕并任意敲扑因卒於獄　英

主御極事白照太僕寺少卿○總兵馬世龍聞奴酋領
兵西來海耀二州等處收割田禾從右屯等衛經過乃
議前鋒三營協將各統兵襲之遣副將暴之甲會同叅
將李承先出哨柳河左輔領兵三千有奇至杜家屯應
援又以遊擊金冠領水兵接應既議定及之甲　河守
候二日不見船至乃看河東地勢欲聯葦橋以備緩急
適有耀州赴義難民周生貝等萬人云四王子住錦州
虜兵不滿三百我師渡河遂民當即殺王子戕其衆以
歸二將欲邀功而輕信之不知爲敵計也乃以漁舟先
渡難民約號城下招呼城中開門以應既渡我兵至耀

州城下寂無一人、招呼不應、夢閉鼓掌大笑、城上矢石如雨、伏兵四起、我兵雖奮勇斫殺、突於游內穿中奴酋數百、蜂起城內、又由夾攻、我兵奔潰、賊追趕至河、豫李二將、陷足蘆葦、雖欲放砲以拒、竟無立足之地、北岸列兵數千、無船不能飛渡、李承先中刀死之、甲仰天自恨、投於河中、軍餞應科亦落水死、計喪兵五百餘名、馬騾不計其數、事聞、上命世龍戴罪立功、

此一舉也、分明誤聽奸細、以貪必不可成之功、不度彼此、不審進退、僥倖以掩其不備、不知已落奴彀中矣、伏兵四起、張皇奔北、遂至淪亡、如驅群羊、以飼猛虎、其悲慘詎可勝言、幸也左輔一枝、以未動得全、賊亦未遽渡河、寧遠前屯得晏然耳

十月初一日　皇子生。陞容妃父任景春錦衣衛正千戶帶俸。○禮部頒行天下慶賀　皇太子誕生表文格式。○起原任府丞鄒輔忠太常寺少卿。姚宗文給事中丁詩教趙興邦御史李徵儀介志斐朱一桂候北部查養賢候陞。右布政徐國彥改兆鉞。魯光岳改京衛。○削福建巡撫南居益籍為民。○直隸巡撫請改徐州為府。兵科陸文獻疏言徐州負山臨河南北咽喉稱要地。○安固堤保城不必改州為府其搜括銀八萬留四萬以備修築四萬進助大工從之。○加大學士孫承宗特進光祿大夫馳驛回籍。○命錦衣衛官旗逮御史惠世揚

不獨楊
左也前從
而叙者
主之叙借
紀也而從
者矣自行
借移宮而
府者憑實
揚直月此
背不一之
臣臨事則
納忠遇事
則素命朽
一亦有利
乎周不其
實矣了地
乎乎

氷京究問

世揚乃揚漣一輩人，即其首參客魏，并劾倡率內操之沈㴶，其持論凜然，風概凜著可知也。方言者若逆知有今日，而預爲曲突徙薪之計，客魏恨之入骨，欲借移宮一按，捏爲青衣小璫之詞，欲與楊漣同置之死。在漣不幸而死，已不可復生，世揚幸而不死，是再生之揚漣也。刴光廟不諱之時，舉國縞素，世揚欲出入內直，反青衣小帽以自別于人，乘其謀不辨自明。崇禎元年十月，皇上獨斷，賜以起用，見今復推遷撫。蓋神宗朝諸臣，玄黃角戰，賢奸猶未盡淆，逆璫崔魏而是非倒極矣。至今見晛冰消，水落石出，死者死矣，獨留世揚一人在，則什彼犲鴞，屑我鵷鷺者，胡可緩也。是在當事者力爲推轂耳。

浙江道御史潘汝楨劾刑部侍郎朱世守、大理寺丞楊一鵬、兵部侍郎劉策、布政陸完學爲東林之遺奸，俱命削籍。○部遣原任按察司僉事康丕揚發邊遠充軍。

先是丕揚有疏辯明楚藩妖書二事下部會議覆
上降旨丕揚構門構相邪媚貪厲久揣察典之削籍
未盡其辜
命戍之

二十四日陶朗先卒於獄○禮部尚書薛三省奏言仕途壅滯門工加恩太濫嚴旨詰責○陞楊夢袞太常寺少卿孫杰大理寺少卿崔呈秀大理寺丞李養德光祿寺卿呂濬太僕寺少卿○命逮御史夏之令中書吳之瑞通判吳士科下鎮撫司審問追贓助工削周道登張問達孫居相于玉立梅之煥等職并追奪誥命○上宣兵部尚書高第至文華殿賜尚方劍坐蟒玉帶銀幣經畧遼東○誥勅房辦事中書舍人事吳懷賢下鎮撫

忠憤所激亦公義之所在也小臣尚知其義大臣阿可爲黨門之乾子豈豬乎

司獄將忠賢竊窺神器中涓宦閹傾陷忠良市威福懷賢目擊不平每閱邸報有摘發逆謀者及楊漣二十四大罪疏擊節痛快遂加圈評旁註曰當如任守忠例安置等語適有工部吳昌期糾劾侵冒忤璫撤回懷賢以同鄉服其不阿避嫌稱之有事極必反反正不遠之句辭多激烈凡對同官及縉紳親友并手札往來輒寓感憤義形於色同官傅應星忠賢嫡甥也聞之入告忠賢而潛役恭布左右陰誘其僕程兆德覷以東廠賞貲盡以懷賢圈註疏稿及書底盡送於璫璫大怒曰甚等官兒敢如此犯我遂處他死徑差校尉百餘至寓綁

劉式耕曰總在一条主試題之論者固爲偏見然先帝崩安肯

懷賢并其妻丘氏子監生道昇西席程于古皆繫之去，懷賢曰有事我獨當之，汝輩死無益也，於是于古得免，到廠，嚴刑箠掠，備無完膚，命楊寰孫雲鶴輩串入東林賄納左光斗等事，架送鎮撫許顯純，非刑炮烙，付餘而死，妻程氏在籍驚悸以殁，舉家離散，聖神首山，道昇上書鳴寃，得賜工部主事○陞徐兆魁黃儒炳吏部左右侍郎，朱一桂刑部右侍郎，起許弘綱爲南京兵部尚書○尚寳司丞劉志選劾原任禮部尚書孫愼行，借爲不嘗藥之論，妄疑先帝不得善其終，更附爲不討賊之說，輕詆皇上不能正其始，奉旨一概寛縱，乃欲千古

之日豈臣子懸賞趨功之日何可仍楊楊當然耶樂以服天下之心矣

謫戍矣向高身為元輔不聞一瀝此言卒令以百足之蟲生還里閈近復以三窟之兎繆與廷推向高寧負皇上不負慎行令漏網僉壬得厠身揆席以玷辱綸扉哉併進冢臣張問達乞將進藥兩疏宣付史館○刑部獄火○刻宗藩服祿書成

十一月初一日獻東夷俘　上御門受賀○大學士周如盤予告馳驛回籍○陞崔呈秀工部右侍郎兼廣東道御史以大殿升梁告吉也○削科臣解學龍詞臣侯恪職○陞呂兆熊為戶部尚書劉志選尚寶司卿
○詔錦衣衛差官校逮楊州府知府劉鐸來京與妖僧

本福對理此錦衣衛田爾耕所緝獲也本福江西吉安人潛住京師縉紳多與交往而爾耕希忠賢旨狃爲東林淵藪希圖乘機造謗捏爲與楊州知府劉鐸熟識在寺往來有詩字見證其詩三首語多譏刺故有是逮○吏部尚書李宗延予告回籍以王紹徽代之○罷禮部尚書薛三省○廷議撤遼撫更置登撫登撫武之望以張攀守旅而毛文龍使張彝繼竟撤其兵民登撫捐米助盤以收饑荒提有功以正究奸文龍甚爲不快且朝鮮又與文龍不睦是以兵部上疏曰國家兩大局一在關門一在海外其犄角之勢同其所關成敗之數同其

所不相下而成相逼之形又同且以海上言之牽制奴酋者朝鮮也聯絡朝鮮者毛文龍也駕馭毛鎮者登撫也傳云以忍為國又云師克在和今日訢許之事悲以小不忍成其為大不和撫臣與鎮臣不和鎮臣與鄰國之臣又不和使敵得以伺其便而抵之此奴之利中國之大不利也乃改武之望為南京兵部侍郎。以楊麒為總兵鎮守山海關。詔遼東前驛營總兵馬世龍回衛既而傳旨諭世龍勞苦三年着回府遇缺推用。詔一切黨人不拘曾分處未分處俱着該部院會同九卿科道從公查確集議奏請姓名罪狀并節次明旨刊刻

成書、榜示海內、乘示將來、以永保清平之治。命修益信王府第。　皇子百日內閣議名。廣西道御史趙胤昌劾輔臣丁紹軾先是柳河之役、遠邇震驚、於時丁紹軾有阽閣失事一疏、及內傳問閣中東虜已報塹河世龍為何杜門稱病、馬世龍可用否、紹軾曰、臣等在閣中公議、正議去之、尚未定、及再詰、乃曰去留取自　上裁、臣何敢知、是以胤昌論其反覆不忠、曰一人而模稜兩端、一言而倏忽同異、紹軾上疏乞骸、仍溫旨留之。欽降工部司官呂奇策等三級、調外任用、

于街石一節、最為艱煩、由三山虎過蘆溝橋、勢如長虹下太空、淵悉重難勝、是以該司職、採衆論於橋下

流南畊別築土墻以便運石騾馬之行視保修丁曾
所省甚多及黃克纘上其事內有保墊之議上曰
橋道見在運石何必再行保墊且天寒地凍保墊
非時顯是司官計圖侵冒者降三級調外任用

詔推順天等處巡撫該部以郭允厚等五員疏請 上
曰郭允厚李逢節孫杰馮三元李春燁俱賜環召用留
着京卿用以李嵩爲僉都御史巡撫登萊○工部尚書
黃克纘乞調理回籍 上准其馳驛去○錦衣衛指揮
僉事高守謙歐死翰林院檢討丁乾學詳見二十卷十二款

甲子乾學典試江西試策中有汪直劉瑾等語觸忤
忠賢降級調外矣先是乾學爲孝廉時有兵科書役
高守謙恒貸其貲生理既而忠賢勢盛守謙即鑽役
門下貪緣爲理刑百戶侵贓錦衣衛指揮僉事及乾
學未補家居守謙以前日往來遂北言爲乾學解釋
于忠賢須得千金爲謝其後尚道徐復陽疏恭郝士

常能事非無與試名目忽傳旨削奪乾學乾學亦知守護造謀無可奈何隱忍以待而守護特轉一紛索追計一千二百兩乾學不承兩相爭執俟忽二十餘人擁入稱駕帖緝拿乾學備伏蹤迹將碍不亂拏一命孫懸諸親屬搒掠財物跪奉請罪藉根得財一擁匝散姊知非提騎也乾學骨折心傷憤結不舒而卒新主即位其弟承伏濂血鳴冤詔贈翰林學士

皇明法傳錄卷十四終

深遂思逞
貴璽求賄
柱明貪
謠以監守
自盜也

可惧汪劾
周宗建等
幾致慘杖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之十五

西湖 高汝栻 輯

丙寅六年正月以周應秋爲左都御史以徐兆魁爲刑部尚書○下戸部主事李柱明于獄究問追贓

順天府府尹沈演謹陳製禦十款伏乞 明旨嚴加申飭責在必行

○削太僕寺少卿曹欽程籍爲民

欽程先與付應星結爲兄弟引入魏良卿之幕而併臣楊所修荐之遂爲逆璫乾兒自劾奏周宗建等五人之後忠賢悅之即秩以部郎驟升卿寺管陵工減木廠偶與其黨不合屬怒忠賢而忠賢厭薄其人曖

非言官而議論人之是非小人惡失之心如此玩弄朝致于辱殉國而誅戮

潛士踞科之逐責其敗羣不檢而削其籍出都門臊弄劉忠賢口稱君臣之義已絕父子之恩難忘逆璫哭失聲而出後聖主登極被逮正法云

案欽程令吳江時沈萃楨爲郡守其人以清嚴嶠介表萃其上而虎狼之性多所顧忌不能恣意閔蚵恨矣及罷聲日者沈日是安可一日令民上哉入告璫臺周起元使之善去以全此孑遺維時吳江周宗建吳煥兩人與銓郎周順昌同鄉吳默諸君子矢節持松栢氣洽芝蘭後與萃楨同道爲朋其于國討民人多造閭諺訪欽程于是致疑巳之既狀皆周吳諸非其之不知彼以雅厚自持夫豈不明于居是非不君發大夫之義而爲此嘵嘵夫亦戶碑巷議實不能使璫送投逆黨乘機報復建逆而煥削籍云

○命修三朝要典是書以紅丸梃擊移宮三案編緝成書皆于斥廢殺僇諸臣留一罪案多出于崔呈秀劉志選之意

黃汝良曰。要典一書。逆璫泄憤報怨之書也。天啓四年五月。楊漣糸魏忠賢二十四罪。由是左光斗魏大中惠世揚等。及部院卿寺。相繼論劾忠賢。痛恨入骨欲報無由。乃以楊漣等曾諍移宮。假爲題目。而追治之。又恐人議其後。事久変更。矯旨編纂成書。串通挺擊紅丸移宮爲三案。取富貴者。睹進通內。頌德祝釐以君父與厥臣並稱。而加防微杜漸愛君愛國之臣爲誣謗君父。將使後之爲臣子者。容諂聽君父之自弱自危。乃爲可乎。又曰。施籠絡之術于君父。矯誣之箝制以毒害忠良禍不可言也。變亂白黑。混淆萬世之信史。使人以忠義爲永戒。禍尤不可言也。○楊景辰曰。逆璫目不識丁。安識孝慈爲何物。惟不幸有結黨之崔呈秀教之。遂至矯誣天語。遍協史臣。無非欲借爲網撫諸賢之具。故其獲罪諸賢。惟此書不足逆璫之意。亦此書。而忠臣因以還署。亦復不少。孫慎行。楊璉等。嘗日持議不無過激。然皆一念之忠愛。所欲發而言言吹索。節節拔根。甚且斥之爲奸爲邪爲無忌憚。賢豪受冤極矣。至崇禎元年。侍講倪元璐疏奏。當毀。輔臣亦揭其必不可留。至五月初。上命取皇史宬原藏者。與各處所有書板。盡付火燬之。宇內稱快

成風翦滌 就干黨禍 作奸黨爲 驅除不意 內監復振 舉劾如此 人心善幻 世界轉遷 流毒風氣 每爲浩嘆

○蘇杭織造太監李實疏劾直隸巡撫周起元、松江知府張宗衡、同知孫應崑并劾御史黃尊素、周宗建、編修繆昌期、吏部主事周順昌、都御史高攀龍、東林邪黨、與周起元、臭味相合、大肆貪婪、疏入、命除周宗建、繆昌期、已經追解外、周起元等五人解京究問、

崇禎元年、追李實究問、實辯誣陷五臣、係魏璫差人王械將司房、萬日新、印空頭奏本、令實鎮之、以上、後恐事泄、仍殺日新以滅口、其本皆李朝欽、李承楨、屬草而孫昇青之硃以墨蓋、可辯也、令 上命實與承楨面質、得實、實減死充軍、

奴汝河經 孚前以 其之難敵 孟辭上曰

大學士周如盤卒、○夏之令卒于獄、詔提家屬逮之、○奴大舉入犯寧遠、寧遠者、關門之要害也、門以東則滿

[illegible] 勿當大哉 言可

火攻第一妙著

桂西則左輔門以南則祖大壽北則朱梅而以參政袁崇煥總之

二月奴酋大舉過河圍寧遠去前屯白二十里前屯白去榆關止七十里

肯下會議議者欲棄永寧以予敵（失策之甚）內保榆關夫永寧一棄則榆關立危矣將永寧止袁崇煥一所虜衆五六萬人晝夜力攻始攻西南城角崇煥命將大將軍挾几郎神鎗鳥銃西洋火夷等炮奮勇焚擊前後傷虜約數千人之會復南攻推板車遮蔽以斧鑿數處我兵掘柴燒油并攙火藥選健丁五十名從城上以鐵繩緊下虎之至二三更賊少退又用棉花火藥等

物將賊戰車燒燬賊計窮退出城外五里于龍宮寺一帶札營約五萬餘騎其龍宮寺收屯好米俱運覺華島遺下爛米燒燬海岸氷俱鑿開達賊不能渡海賊鋒少挫我兵先是以紅夷將軍滅虜炮鳥銃追風弓箭打放夷賊數萬奴酋大頭目長孫哈兎打放落馬用紅布包裹衆賊扛擡放聲大哭而去又打放牛鹿大人五十餘人得級二百六顆賊俱從灰山往東奔逃此正月廿八日也崇煥當奴賊沐至之時椎牛激馬引佩刀自割其肉烹以享士故士多感發奮勇云○二十六日 皇上御門召諸大臣科道會議東事面諭關門 緊急當博放

羣策虛衷商確會議司禮監具奏○遣前吏部尚書趙南星戍部以星年老收贖　上曰南星奸黨渠魁依律遣戍不准收贖

按高邑當籍曆甲辰在文選時慨士習之不端嘆民生之日蹙主計露良心一疏多所訊切爲忌者所參歸里至二十二年復起考功罰內察極意澄清不狥情面削籍而去泰昌起廢以郎中陟卿寺陞總憲振刷風紀益厲初心有再剖良心東明憲職諸疏含咏一清奸回屏跡輔臣葉廣微之父允貞與南星素以節義相砥廣微以通家之故每干部政星正色却之徼外雖執尊稱內實怏怏因暗挑忠賢謂楊璉疏係南星改定復高攀龍論崔呈秀貪污異常星復引視大辟遣戍之例于是同惡交煽遂肆毒手一日在弘攻門逵通參瓘與焉南星頌言創破遂銜深恨會巡撫之推咬陳九疇劾選郎夏嘉遇指捏旨責南星朋謀結黨竟逐南星與攀龍首輔韓爌極言兩臣不宜輕去并爌而逐之至是張訥梁夢環追論其事遂致

提問追賍將其子濟衛甥王中麗兩日間各責枷號
俱擬遣戍于酷暑溼猝中立推南星赴振武清衛赴
莊浪中麗赴永昌同日出門復迫其夫人湯氏追比
而歿南星當 聖明踐祚蒙恩赦免其時趣撫留難
囬文遂于丁卯十月十七日歿于戍所其子清衛鳴
冤得 旨准復原官給祭葬諡忠毅錄清衛所廕之
上以寧遠賊退下諭獎勵文武將士命戶工二部發銀
十萬爲犒賞之資用鼓戰氣以勵軍心○詔罷榷稅于
關津渡口商賈湊集之處用濟急需
二月升袁崇煥爲都察院右都御史蒲桂趙率教實授
總兵加都督同知左輔等查明優敘○誡諸臣凡條奏
軍國緊要事情務明切簡要曾經人道過者不得勦襲
贅陳○命兵部員外孫元化製西洋砲以資防禦○刑

折曳試題

有泣自目

無顏色矣

曾汝石、魏士前、郝土膏、熊奮渭、丁學乾、方逵年、章允儒、顧錫疇、李維楨、藉爲民復以土膏贓私狼藉行撫按提問追贓、從重擬罪。○削御史田惟嘉石三畏籍。○山東巡撫呂純如、疏荐舊督臣王象乾、素得虜心、方其謝事東歸、虜人有泣下者。今年齒雖高、精神尚旺。所謂一紙書賢于十萬兵也。 旨下以象乾年老、所舉不當、責之

高汝栻曰、輿刑在望、佩若蓍龜、鼎彝在列、護若拱宝老成人、譬之松栢、節久愈堅、譬之薑桂、性久愈辣、譬之醇醪、味之愈和。世固重少年、而輕老成何也。崇禎二年、西虜既梁、 朝議推轂行邊老臣、有及象乾者、言官以爲老難之、 天子不爲動、及召見、一平臺、象乾趍蹌陽殿、條對精覈、雖借箸之籌、聚米之論、無以過之、 上㸃然、賜鵲印、佩龍文、而出、西虜怵于先聲退兵六百里、非主上神武、獨斷叢爲言者所誤、始知

強弩之末。能貫七革。老成人益可輕乎哉。昔鬻熊年九十。周文王曰老矣。熊曰。捕虎逐麋。臣已老矣。使坐而策國事。尚少也。孟嘗謂楚王春秋高矣。丘曰使拔距投石。追車赴馬。何暇見老。深謀遠慮。役精神而決嫌疑。吾殆壯也。宗汝濂爲判磁州。年已七十九。能止康王之轍。獨勸進王。涵泣降劇盜六七種。屢戰屢勝。使其不死。兩河可復。張德遠虞彬甫輩不及也。觀三公。而益知老成之當重矣

○刑部擬惡世楊重辟。以先帝賓天之日與楊漣左光斗同惡相濟。造語垂簾希功定策。致康妃母子踉蹌失所。先經黃克纘賈繼春論列罪狀甚明。及查串通汪文言入王安直房。夜衣密謀。則離間親親。交通近侍。合擬重辟從之

世楊身受重刑。知不自免。惟求速死。乃天佑忠義之人。幸脫之難。幸矣哉。

當疏 寔之汙目 故不其裁

○直隸巡按參處貪酷諸臣奏。奉旨：何士晉久依門戶，居官貪黷；程註附權居間，贓私狼藉。彼處撫按照原參數目從問追贓，解助大工。沈維炳黨邪害正，賣直沽名，著削籍為民。程良籌，程註之子，除名永不敘用。

高汝栻曰：逆璫竊柄時，報復之害，甚至父子兄弟親戚朋友橫加被累。如因程註及程良籌，因孫居相及孫鼎相，因楊漣及楊金通，因魏允中及魏光緒，因劉鐸及劉垂宝，因李應昇及張捷，因周起元及張廷拱，因張光前及張雲鵬，因劉大受及王心一。此類未可枚舉。其禍蔓連，牽愈廣，終令人莫可控揣。嗟嗟，舍軍國之大計，而修同好之小嫌，以有用之精神，而報無端之恩怨，國家何賴有此臣子哉。

削科道范鳳翼、姜習孔、孫紹沆、傅櫆、吳鳴虞籍為民。

奴兵焚掠右屯、覺華島，議頒撤凍糧，惟當事者苦腳價

惜小費而漕糧失策

奏處之艱、又奉有凍糧視緩急行之旨、刑部給事段國
章上疏言明　旨所謂緩急者、必奴衆遠退、過河歸巢、
姑從容以俟舟運之便。今奴扎營近地、宜不拘何項錢
粮暫那爲腳費、將露囤漕糧急急撥移京倉。河開則水
陸并運、氷堅則陸路单運、事後或准并銷、或俟抵補。蓋
京師有糧則京師有所恃、河路無糧則奴酋無所因。此
一舉而兩得、最要緊之着、料當事者。諒切懇。公自有以
辨此也、不報。○起張准鳴爲南京工部尚書、仍加太子
太保。○削禮科給事李恒茂籍。○賜寧德公主駙馬
有爵冠服。○西虜搶犯三山堡、趙率教禦之、戰共六[illegible]一[illegible]

是時總督
高第由楊

餘奪馬二百匹追至高臺堡而止○升李思誠爲禮部尚書黃克纘工部尚書畢自嚴南京戶部尚書

○寧遠解圍賊至覺華島屠焚布屯聚衆城中拆倉舍以焚總兵楊麒虜去不追虜入不拒殘破城堡不塘報上命削籍于是命經畧尚書高第亦上疏求去覺華島與右屯之糧共七十萬聽其燔燬裴貴楊麒旣不救援經畧亦似無用科道交章第不自安乞去 上溫語慰留所以後效

高汝栻曰奴犯寧遠虜衆五六萬人援兵並無一至青劉兵道楊總兵要統兵出援議講多時挑選兵馬一千已發出関經畧一先撤回豈肯畫地分守不須彼總撫兵將務協力聽節制豈逆寧遠自能堅壘必不

鱗之援大是失策 議講佇當而後出兵奴已遠去矣

爲困獸之鬭抑閟兵不可支敵恐終爲餒虎之投耶幸而寧城與遠焚擊有方而虜退耳萬一怯陷不支又爲遼東之續譁說其咎至出揆復又徹囬如以出關爲險不應委道臣去如以出關爲是不應又收兵囬總之議不容該兵實難用不救不可救亦不可世議講所以多時也爲經臣者將爭言往事已甚發怨怨更不解將一味隱忍無罪伐罪實不甘心夫亦有所不得已矣

上逆璫之功者不但呈秀也史部並即報稱功領題疏共一百八十一本大頌德不已必將功上二稱子已必日呼不前人也

○起許弘綱爲南京兵部尚書

工部右侍郎署監工程崔呈秀疏言東殿魏忠賢勤慎忠公清廉勵操以獨任倒彰朝廷所愛之仁免夙通救黎庶饑寒之苦一心爲國百廢俱舉紛獲毎著奇勳遇逢更多勞績 上嘉悅賜勑旌獎蔭弟侄一人都督銀鈔金酒彩段若干

之處推此心也何所不至哉

按崔呈秀之逆賢也，自詡乘奸如乘兹，故右元推掌家，于呈秀爲君停王，因緒志年交點將錄、同志錄、天鑒錄，皆秉奸傳進賢閱之而喜，奉爲聖書，日搖家李我者我出氣報復者此也。勸賢封王一帖，亦秉奸所傳。天鑒錄凡三等，首東林渠魁向高等三十餘人，次東林脅從孫愼行等一百餘人，次真心爲國不附東林者顧秉謙、魏廣微等一百餘人。同志錄亦如之。又益陳宗契等十六人。點將錄者，托塔天王李三才也，及時雨葉向高也，浪子錢謙益也，聖手書生文震孟也，白面郎君鄭鄤也，霹靂火惠世揚也，大刀楊漣也，黑旋風魏大中也，智多星繆昌期也，神機軍師顧大章也，鼓上蚤汪文言也。凡一百八人，及大工既開，促膝款語，有家人父子之誼焉，不難秉奸矣。出逆奄傳。

○以來宗道爲南京禮部尚書，時推錢象坤爲正，內以象坤曾爲言官論劾，着冠帶閑住。○造幽薄大駕成，部擬加恩劾勞各官武職田爾耕等、文職董可威等銀幣、

如此寬縱真可痛哉起時捏旨自相矛盾前因溢功輕邊而此係禄可想下文消消大要不悟于失道故

候轉升之日加升有差然不及內監瑠怒捏旨罰兵部司官俸三月重責其吏書

由簿之設為大祀天地時享太廟郊天萬壽聖節所御者也其制有大輅玉輅大馬輦小馬輦香步輦涼步輦板輿寶輿屋服傘房大常旗戟等件是役也匱乏者自工部尚書而下以至工匠不知幾何人矣

○上朝日壇文武百官于皇極門送 駕賜內閣等官餅食盒羊酒等物○戊張慎言

三月詔會官凌遲奸細武長春李應誠等即時處決長春原係遼東武職因嫖娼李姓兒情密遂以娶之後在京日久盤費告乏因以姓兒當與樂戶薛應奎竟由寧遠回遼時奴攻寧遠袁崇煥身防甚密雖以出城遂同

之費可比兵將奏績之功何得濫邀賞

斯時正人君子百夕罷職紛投珍盡罔於光祿勒支冠而非禮因緣謗讟人之辟祇缺而無化為妖孽忠義之心則濃鬱之肉其可食剝其皮可寢卯

亂民非山海復遇相知贈以二百金因往薛家所脫鳳見彼此相爭誣以爲叛賊李永芳之壻長春懼逃出京東厰希功送掄以爲奸細擒之○下前御史周宗建于北鎮撫司獄宗建入臺即劾客氏客覎魏而嘆旁有聞者拊手舞謂生富貴乃在此謀中之傳旨杖八十既而免廷視光祿復與司禮王體乾爲難論票廷杖然卒不杖

壬戌秋京師久旱　聖上祈禱忽而雨繼以雹人以　聖德格天稱賀宗建獨謂雨後大雹殊屬災異因毗魏忠賢目不識一丁豈復能諳其大義耳目頻笑之際漸與相親宮庭禮法之事漸以相告等語忠賢大恨

時趣撫毛一鷺巡按徐吉奏疏部咨文移宗建事款逞一研勘皆無實跡坐餘造者院拿新公實贓十余禾稱孫青之清浩之官何以堪此

于文華殿徵講之時狺狺詈罵摘一丁不識兩語冒訴辯之狂走號奔願乞爲僧以鼎言者很聲直達御聽初擬杖業向高姚解之三擬杖而三免最後與郭鞏許奏復使忠賢是時猶牽福清諸臣在事止于奪俸及其按楚又劾馮銓之父馮盛明銓甚恨焉曹欽程乃銓之私人亦猶之義子誣以無影之事遂至詔獄許顯純訊問時箠楚較衆更毒宗建偃臥不能出聲顯朝下獄縉紳尚以傾得至此顯純坐鎮撫堂張拳瞪眼以犬豕罵之曰此時尚能說考爺不識一丁否大獄既成御史王心一請朝房以入公義責銓欲其開釋銓聲色俱厲曰宗

建不宜言郭鞏通內心一含淚而出璫命釘以鐵釘不死復令着綿衣而以沸湯澆之頃刻皮膚捲爛赤肉淋身婉轉兩日而死追贓數千一貧如洗府縣爲其立簿募緣未了其半新王龍飛洞察其冤一體蠲坐贓仍給五百以昭𢡟卹贈太僕寺卿蔭子庭祚入監讀書

高汝栻曰人臣立朝患無肝膽耳畏首畏尾身無餘几惟秉赤心爲獻替不惑于是非成敗得失之數者迺真豪傑亦宗建腸熱而氣勁其所建白定是非明賞罰折權奸直心而言不顧世眼肝膽何如其言曰王聖弄權宋娥專寵今昔疊興朝恩來叛童貫招夷逆振逆瑾版豎弗遠其詞危矣無以中人參決疆場之事無以麼豎品騭文武之才其言凜矣權璫貿易報復于言官言官乞聲勢于中貴其言痛矣以危詞聯禀吉以禀吉發痛詞魏父容母之日誰其容之恥宗建居官又言七尺可輕今果輕七尺也七尺輕而

名重如山，誰謂七尺之徒輕也乎哉。諒非無肝膽者不能辦此。

三月朶顏等衛夷人炒朶兒進貢，朝鮮陪臣全堤等慶賀。○經畧高穀以病免，從之。○中后所災

火焚倉糧火藥器械若干，命嚴究失事之人。

○以內監劉應坤鎮守山海關，陶文紀用鎮守山海左右提督忠勇營，孫茂林、武俊、王蒞朝分守中軍，俱住扎于山海軍中，戰守一應事務，命與文武將吏計議而行。清查糧餉、器械、馬匹，遇聲息緩急，進止機宜，務宜據實直寫密封，不時星馳走報。

時聖諭數百言，內有永樂、宣德、正統以來節次設立鎮守、分守等官，後因有司條議奏革，至于神祖

末年全遼陷沒似皆何時始知祖宗朝設立鎮守內臣原非無意未裁之先邊鎮雖須而全遼無失既革之後虜騎未至全鎮胥淪由此觀之孰得孰失等謂又曰歷選前代以至本朝內臣戡乱討賊立功絕域者不可勝紀噫誰爲草此詔者眞可哭也

○封魏良卿肅寧伯給四代誥命養贍地土七百頃

案忠賢初掌惜薪司內府供用庫提督寶和店三年掌東廠前後溫旨無算獎勑約百道閣臣撰勑全學阿瞞九錫文體見者咋舌先是掌司禮秉筆非公事不得出体乾選奶只寅出內入不過宿即二年賢未敢遠出至四年後外庭羽翼遂至琉璃河涿州等處招搖義輔以恣驅逐每先期治儲待于停驛所在數千百騎絡繹不絕民戶焚香頂禮又以輿夫遲駕四馬輿青蓋羽幢環遶夾擁疾于飛鳥凡　鄉前發事章疏承貞等遣急足馳白即百里外一日嘗再往返也每日銀臺到本分閱者王体乾梁棟李承貞石元雅涂文輔凡閱切者鈐以寸紙又掐一指甲重痕爲識承貞等以次朗誦而体乾爲之註郎馬騰票封本

前旨已既以議妥擬議施行可見閣中與內監通同商議想議府推有推准議候上此揭以抱衆人耳目耳

亦如之震然天帝矣師俗爵之哉亦其
肯迹豈甘心于此哉　出逆奄傳

○詔撤　御前帑銀四十萬莽衣膝襴二百疋　神廟
昭妃中宮皇貴妃皇子及諸王公主司禮監等官銀六
十萬并軍前火器砲銃弓箭等即令劉應坤賫發関外
賞軍應用○大學士顧秉謙等揭請收回鎮守成命
諭曰昨遣內官出原以清查糧餉軍馬綜核防守無非
法　成祖以來曾有之例且使恢復封疆之大計卿等
既以議妥擬諭施行今何得以外廷摩小之言輒又阻
疑

唐以一魚朝恩為觀軍容使以討安慶緒敗於鄴處
況李郭為將尤不免無責于相州今六中臣並出制

將吏之肘腋任事之心膂有不敗者乎。

陞徐大化工部左侍郎督理大工。

按楊漣等六人俱借移宮爲案，後伏戍爲封疆大獄。移宮但楊漣左光與顧大章等尤與也，封疆但用例尚荐廷弼而顧大章與楊漣用相議排斥左四人交尤與也。忠賢既欲報二十四罪之恨，魏廣微又欲修郤論失儀之仇，以封疆串入移宮。此謀之主張，黃正賓曰：魏廣微發蹤而指示者，徐大化也。大化浙人，胥橋京師，以三次考察部郎，不三年，驟躐尚書，始以熊廷弼婚家見親，乃逢其惡，某宜戍，某宜殺，某宜削奪。一一欸稱肆其毒手。又寅緣督理大工，日受忠賢之色笑。成趾工良無竟，最後私受銅商鼎斷那借錢數二十萬，崔呈秀惡其專利，始力訊於忠賢，奉令閑住。大化以此觸逆，與表任楊維垣、齊蒨首參呈秀，以爲出身轉局之地。新主登極，大化始拔大解哉。

○四月命逮前左諭德繆昌期，下鎮撫司獄。昌期自湖

質與試策語侵瑞瑞已心銜恨矣及楊漣草二十四罪疏成昌期爲之改竄心愈恨之猶以其文冠當代陰收人望遂轉其春坊瑞營坟于玉泉山碑石崢嶸倩所知說昌期曰魏公生塋告成碑樓雄峙非榮也必得如椽一言可垂千秋矣昌期嚬目而言曰吾生平恥爲諛墓豈肯爲瑞頌揚耶客曰身履虎尾不畏其噬耶壽寧事可鑒也昌期大恚叱曰壽寧曾困李獻吉今且壽寧安在瑞聞大怒至是組爲邪黨竄入織造李實疏中與周順昌等同詔獄爲許顯純斃于獄底後贈詹事府正詹事錄一子入監讀書○以劉詔爲右僉都御史巡撫薊

謂臣大臣俱附內臣至于捐而天與敘之小人從風靡應如此

遼○削刑科給事中周洪謨籍爲民罷翰林學士[illegible]命冠帶閒住○廣東道御史劉徽稱魏忠賢緝奸除盜訓用惠商剔盜儲之積習以清庾府擒逆賊之御作以消禍源等語　上嘉悅改部咨之○改南京兵科給事袁玉佩爲兵科給事中將刑部尚書徐兆魁疏薦其才可授北科或加少卿銜俾任監軍與崇煥從長計畫○御史倪文煥疏諸臣者百姓之倡也大臣者小臣之倡也內臣者外臣之倡也今閣臣顧秉謙等捐助以千計廠臣魏忠賢等捐助以萬計誰非臣子誰不可以忠義相鼓動大臣如此小臣其曷敢自愛內臣如此外臣其曷

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何從分別然設所使及所據兩指沐侍之史聽究誅不得自爲邪大錮戮門馬於流之對深可痛與平[illegible]北字[illegible]門户門求休以[illegible][illegible]速承從落益云無則害對又能于

敢自愛、諸臣如此、小民又曷不慕義自勉、攸　旨答之、
○御史牟志夔奏張問達東林邪黨、宜提究追贓　上
以既經削奪、所奏准豁、姑着捐貲十萬、以助軍興、
上命工部右侍郎崔呈秀、將　神祖朝妖書、並封之國
三事宜付史館、列其大槩本末于要典之端○封西洋
砲爲安國全軍平遼靖虜大將軍、遣官致祭○魏良卿
請將宅朝房、工部議照李成梁例、給庫銀一萬九千兩
爲造宅之價、以武清伯西朝房改付、從之○以孫杰爲
協理工程、工部侍郎崔呈秀爲工部左侍郎、兼左僉都
御史○大學士丁紹軾卒○追前吏部主事周順昌錦

宋唐矣

吏部役卹
疏因順昌
表彰摺情
心曲爾將
亦是鮚全

衣衛差官張應龍等激變地方擠傷旗尉隨從李國柱身死舊例一犯官一駕帖拏一人則官旗二人錦衣衛千戶張應龍文之豹其奉命者也而僞從五十餘人假其虎威沿途索詐傲慢凌虐殆不可言周順昌居鄉清謹吳人素爲愛重一旦被逮大拂民心比其開讀蓋在三月十八先期沿途士民傳香盟衆欲以訴冤于撫院及開讀聞擁擠入堂左右未免呵叱士民疾聲大呼曰兩太監何以僭自拏官也假捏之旨安得妄行官旗揶揄之人心憤激之將復又遭官旗之叱恚堂下喧呼勢若轟雷官旗把捉不定欲趨避之衆遂擁臂擁擠隨

從李國柱受傷越二日而身斃當其鼓噪也昌乃鞠躬謝衆云原係不肖致干聖怒與若輩何涉倘有所損愈甚我之罪也衆方帖然尤遶護不散撫按許出疏保留無煩爾衆嘵聒衆意稍解隨送昌順于別署安輯而散適胥門外又有北來往浙者至郵傳與騶子爭舫以屠夫又以賣肉被奪兩相搏毆許爾成偏袒一呼顏佩韋等嚮應叢以有司擁護始得出境然失散駕帖抵關無憑照驗浙人竟閉門不納而去當事者不罪緹騎之激變而反責蘇民發大難之端竟置顏佩韋五人于法○水西苗老虎阿引手殺安奢寅來降隨獲逆賊遺首以

獻苗老虎、隨侍者寅有年若巴乃寅騎引馬之奴、李老
松乃寅看茶之奴、與寅同居聶舌堡上、寅妻在賛林山
上、相去二三里者、崇明往克仲堡、相距三百餘里、寅子
阿甫年七歲、一女嫁苦部、將水西、約二月、三路興兵一
攻南雲、一攻遵義、者寅專攻永寧、寅素性兇淫、附近夷
人妻女兒、有姿色者、強奸之、富于財者、強索其鏹、不遂
即打、以此部下多往鎮雄、苦部逃生、其手下夷人、阿引
等、自有外心、與總兵李惟新、歃血共圖大事、阿引復被
寅責、因勾合苗老虎、拍登李明山議事、適者寅與都督
獎虎等、飲酒、深醉歌畢、登牀而睡、老虎伴與寅蓋絮見

寅睡方酣持刀斫其胸寅大呼李明山伏助斫身痛腸出明山刀折僞總兵等闖入而苗老虎等驚走竟往箐中拏寅妻妻已聞變逃矣期時賊黨追趕苗老虎等甚窘至一碗水値官兵接者投降總兵李惟新因率兵同往聶舌尋取寅尸一半燬焚一半埋于克仲𡌿趙七等私搵藏于寨中至是投獻云

中國長技火器稱最往賊寅之攻闔城艱駕旱舡一隻高數丈其上俯窺城中合抱之柱四寸之板稍堅而巧賭中用牛二百隻拖拽距城二十餘丈北用大銃并七銷砲十三架更番擊之盡裂賊遂氣阻不敢過近城垣此七銷砲需石大小若干用之無不中凡敵車雲梯挨牌銅鎗砲俱能擊碎此勝等防禦之一[illegible]

○部究問錦衣百戸王道行需索激變併劾撫州[illegible]

禮部欽錄深口筆權忠維報國看足辨奸以褒諒之身宿貪分方張之焰殤灶叢火處辨從容乎止水矣緹騎動魄來祇懸吊于州叢深則從殺之黨亦曰哉舉龍有詩號中呈秀追赧之疏嬰禍之階

地方官、密拏首惡、以正國法○左都御史高攀龍卒、追其子世儒、憲問洩漏根因、時有旨、扭解攀龍、官旂未至、龍即溺于園池身故、上以預先知覺、乃行自盡、詰人漏洩、故追其子也、攀龍之殺機、種于崔呈秀、呈秀按鹽淮南、有狼藉聲○攀龍發其罪、欲按律遣戍、卒爲內璫所持、竟得復職、遂以肆其辣手、龍生平抗直、忠義自命、及削籍家居、杜門著書、聞緹騎至、焚香沐浴、手繕遺疏、封固以授其子曰、事急方啓之○乃給家人曰、汝輩各自寢息、勿得驚恐、詳無大禍、我欲獨臥一室○熟思良策、明早自有處分耳、夜半、竊起整衣冠、望闕叩頭、自投于園池○

寔如此臣然以挺謇考察闡道御史楊清激濁揚其職掌進其人品靜靜可知

次早世儒密瞯，寂無人聲，啟戶視之，惟空牀與孤燈耳。留詩一律，寓意知沒于汨羅，亟走池中，出尸，隨報有司，親臨相視，因以遺疏附呈。疏曰：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望使者持此以復。皇上崇禎元年，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諡忠憲。世儒蔭入國子監讀書。

高汝拭曰：說者謂攀龍絕惡太峻，非容人者，所以及於難。昔宣宗時，顧佐為御史大夫，黜貪汙御史數十員，臺中肅栗。天下最不能容人者，莫顧公若也，而蕩滌殘風，卒贊宣宗之治。彼遭其幸，此遭其不倖耳。救世之道，用賢去蠹而已。用賢必用賢之尤，去蠹必去蠹之巨。攀龍弗進，留貪汙御史弗黜，顧托言執中用中耶，然則中不若是矣。於是不能不為世道之一慨。

順昌人傑逆觸奸閹是刑勝至死終无競指

○以寧遠大捷加恩元輔顧秉謙等并東廠太監魏忠賢劉應坤王體乾等官級恩䕃銀幣有差○逆閹周順昌至京下鎮撫司獄追贓先是詔使至郡檄縣官門詰至名時邑令陳文瑞昌所拔士也夜半叩戶求見撫牀而慟昌曰吾固知詔使必至此意中事爾毋效楚囚泣其夫人吳氏知之號泣昏絕者再昌神色自如意氣浩然其友朱祖文曰范司隸屬子數語千載酸鼻君獨惄然耶昌曰毋事亂人懷也收束書帙毅然登車祖文陰隨之以往斯時合郡士民憤懣不平攘臂官旂欲出順昌于難昌啣船求衆以解越四月夜半寂無人知隨幾騎

祖文義矣

御史吳鱗占立圖之

維燕恥爲西楊漣周宗建等皆碎骨裂膚顧昌被舌齒不屬不絕口而死生氣凜凜爲臣死忠之義尚留此一綫于宇宙耳

輕綱而去。及下獄。顯純極刑箠楚。拷比更嚴。一擊下。則一呼聖祖列宗。隨嚙齒瞪目。厲聲以罵。罵不絕口。忠賢恨甚。誣以二萬餘贓。尸出穴時。無寸縷掩骼。止見頭顱髮鬚。英氣凜凜逼人。耳祖文隨之往。晝伏夜行。潛達京師。冀得一當。以脫昌于虎口。志卒不遂。亦觸斃。抱憤卒。

新主褒忠 命從攸部議。贈太常寺卿。謚忠介。元兇魏忠賢、崔呈秀、許顯純、倪文煥、曹欽程伏誅。李實遣戍。

高汝栻曰。闖賊自行時。人謂之曰。公不幸遭濁流之禍。忠良無全者。試變因公起。恐徒自苦。昌翼曰。以我一人。斷稍秉扶。且目不瞑。豈不知自栽。然昌小臣也。豈得引高公不辱之義乎。今赴都必死。死則訴

高皇帝逮繫元凶以清君側之惡公等抱日爲我俱
忠臣傳可耳近江都傳言倪文煥家人白日見昌冠服
坐堂中旁有五人皆武裝侍左右與家大愾越數日
而文煥認獄矣至忠賢出張儀門時見楊漣諸公恍
惚前後豈精英未散耶抑冤仇報復之不爽耶灌將
軍忠孝者酉漬而不忘武安劍忠賢文煥銜罪過武
安昌等不遑除爲國家除賊耳眞神不泯炳耀古今
豈虛誣哉

命鎮撫司追究官旂毛文明等需索楊漣程儀等銀二
千二百王道行等需索周宗建繆昌期一千四百兩

〇工科給事中虞廷陛疏言我　皇上睿覽獨裁特簡史
臣考訂三案纂集成書條分閣擬命曰三朝要典灼見
羣喙之煩蕪道之曰要更痛懲應見之揺惑核之曰典
要典集而君臣父子之倫貞邪功過之案嗣嚴義正昭

如日星邇乃相傳有所謂天鑒錄外又有點將錄初終同心錄石碣錄僞鑒錄等本不一而足伏乞嚴禁盡行毀絕以培植正人護持元氣從之

薊遼總督疏奴酋夾河一帶欲圖謀犯想其見覺華島嶼之勝美而欲來乞令毛文龍統舟師屯水寨益州套以嚴防守報可

以寧遠奏捷加袁崇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廕子世襲錦衣衛正千戶總兵滿桂趙率教等俱升左都督與部督僉事有差

總兵毛文龍奏活擒眞夷二十九名并馬騾夷器盔甲

斯時削奪遂縣全以門戶二字也屬原稿着之字左右之祖系可不分朝廷豈一家之私則營

創獄擬者、既奴酋次河一帶、欲畧副謀犯、想其見覺華島之勝美、而欲來乞、令總兵毛文龍、統舟師、屯水塞、蓋州奪、以嚴防守、報可、

寧遠之役奴㨿衆入犯而終有內顧之慮者殆支龍牽制之力歟、

○贈劉光復、太常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命清查京營兵馬、畫數歸伍、有仍前隱占者、指名奏參、

時地方失盜、查補營額軍一萬、止五千應役、營馬畫各乘坐、至是巡視科道查參、奉旨清還、

い削太僕寺少卿史弼籍、○大理寺寺正許志吉疏劾御史張繼孟、命削籍、着南京法司提問追贓、○吏部以稽勳司缺、郎中推員外李白春、奉旨削籍為民、

疉之說何
須爭定多
見其知迷
而最淺也

礼部侍郎
疏曰呂言
可泣見呻
一死不悟
著父

涉故杖日，此時朋黨，皆好修之士，悉以門戶處之，故
或有被論者，有推升者，有無故而除出中旨者，而
于夫命士，一時群賢，以謀生殺予奪之權，何怪乎
芝蘭剪而荊棘叢哉，君子觀于人才進退之際，可以
識世運之
盛衰矣。

○逆御史李應昇至京，下鎮撫司獄，究問追贓。應昇初
入臺，即有海內民窮已甚東省亂形可虞一疏，以責東
撫，次有公論久已誅心大臣不宜掩耳一疏，以責南臺。
甲子正月，又有撫時直發狂愚觸事略商補救一疏，以
陳三患三病而歸于明賞罰。三月，又有纓析民情仰動
天心一疏，以陳十害三反而歸于恤民。先是欲上文
通內外一疏，以劾忠賢，會楊漣疏上，遂易稿以奏，有大

奮乾綱立加斥逐一疏以感悟聖心于是忠賢切齒嗣後救萬璟有疏劾魏廣微有疏廣微見疏棄擲于地不食者二日欲廷杖之讀至臣何以見趙父于地下一段氣歘迴巳方駕帖之至也昇獨立門側佇望使來一無他顧惟慰父母云兒此去或徼君恩得以生還愼勿憂念縣尹至門奮身就道登舟作賦倚馬吟詩毫無悲愁悒鬱之色臨危手書誡子讀之一字一淚聞者傷心爲死于本年八月某日　上憫死事諸臣贈太僕寺卿蔭一子入監讀書

高汝栻曰應昇諸疏婉懷激切言言膾炙字字憂危蔭語語一腔誠也所論者非三事大臣即左右近習故

此揭最有益于諸君人第怨從殺者如是在逆璫頂未免加功耳

余有詩以弔之曰。不抵弱予驅燕雀。稱操巨斧遇戈矛。言路彈劾竟嗟。應昇亦有詩曰。白雲渺渺迷歸夢。春艸萋萋泣路岐。寄與兒曹焚筆硯。好將犁犢聽黃鸝。雖言外有憤。可謂怨而不怒矣。

○丙閣揭奏繆昌期、周宗建、周順昌、李應昇、送鎮撫司、竊惟國家設刑部、而又有都察院大理寺、無非欲其詳刑明罰以昭公道、以服人心也、今諸人誠有罪矣、然不無輕重、一槩送鎮撫司、拷訊榜掠之下、何求不得、身非木石、豈能久延、故有甘自誣服、以少緩須臾死者矣、亦有情未輸吐、而身已就斃者、然罪狀未明、輕重失等、非法之平也、不聽、○戊毛士龍削夏嘉遇姜志禮王心一、劉大受等籍、○安邦彥率兵數萬渡江與我兵大戰、總

兵營欽禦之賊勢甚銳漸逼官壘廟姑孫官堡被燒劫各兵逃散

五月王恭廠火藥為災火驟發沿近屋舍因而象房震倒羣象驚逸出不可控制宮中獸頭沖下打死內官兩員火烟燭天不可撲滅下詔修省（火藥原係制勝神器最為嚴戒星火未嘗入門忽然焰起相傳奴遣奸細十人至京潛藏內應其前年演象所火藥大發咤為異變今隔城三四里遭殺千百家其異更不可勝言矣）

○改御用監外西廠房為安民廠王恭廠之災也其初聲若轟雷山裂宮廠太監震倒半晌餘監皆焚死止存吳二等數人問其初發旋風一道內有火光致滿廠藥

輝蕭發丙戮三十五人燒死火藥數萬斤俱盡大可異者神前大樹盡拔而無焚燎之迹藥樓甚高平陷數坑約濶十三步深二丈庫中軍器盔甲火箭如故弟沉埋于地耳震倒民房一萬九百餘間人民壓死者五萬七千餘人被磚石伏掩者又不計其數茲因工程煩費難以修造因以廠房三所共計二百餘間頓安神器錢糧等項○崔呈秀奏言工費無䇿將在京尚書以下在外州縣正官以上及捐俸薪一年其公侯駙馬伯五府升俸都督等官翰林院史館等并在外首領佐貳免捐從之○河南道御史王　法等　奏言天心仁愛變不虛生

此亦有意以爲言者也

燄者火焰震厲掃焚數里伏壓數千命

皇上克謹天戒體上天好生之心凡大小獄情一付法司推問如律不得已而殺之使殺者心背又曰合計海內人心隱隱尚多鬱鬱象鬱而火伏焉鬱鬱而明陽搏擊焉鬱而颷舉勃發焉此震恐之天變不可不垂意也不報○總兵張雲鵬與安邦彥戰于趙官堡大戰二日小戰二月所殺無數水內水外之賊奔逃潰歸道路復通獲斬河沙壩之羅鬼白納一帶之夷盡爲奪氣○革經畧遼東樞臣高第孫蘇玉○削歐陽輝爲民知府劉鐸復職鐸與僧人本腦同鄉僧欲借名紹紳以題詩扇鐸不長于詩乃倩賻

題之而識以巳之姓名圖書然僧貌寢陋形復不揚異
言異服爲廠中緝事所擒疏聞下鎮撫司訊問福招與
鐸往來有詩三首相贈時鐸巳赴任揚州矣其黨閣詩
謂多訕刺譏切朝廷因逮鐸至與僧面質鐸言歐陽暉
所作復逮暉至而暉即承之因削暉籍而復鐸之職○
朝天宮三殿兩廊災共焚房一百三十二間○兵部尚
書王永光奏 皇上者天所鍾愛而不忍加怒者也乃
一怒而地震如雷萬象傾覆再怒而祝融爲虐朝天宮
付之烈焰矣以四方輻輳之地半屬兵墟以千官呼祝
之壇盡爲灰燼即行路盡爲悲惜況臣子能不痛心

恩水旱盜賊之變猶待卒淋奏聞即日月薄蝕星辰逆行亦須太史之占候玆獨謹告于都城之內迭徵于旬日之間甚至雨澤未沛冰雹隨之乖戾之象　皇上亦既耳聞目擊悚惕不寧矣乃諸臣條上封事自停刑罷稅之外卒未能恩免何項寬䘏何人槩以知道了三字應之夫委之不知尤俟有悔悟之日知而不改何時是蘇息之期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敢爲　皇上與諸臣交編之疏入旨以危言激聒明是要君責之。周順昌周宗建先後並卒于獄○忠義夫人卒　上命通官賚香帛往復給祭七壇綵段十二表裏布百疋以示優

鄉忠義者茲封順義王覲孫把漢那吉之嫡妻于鏖㕑四年夫妻慕義投服中國俺達執叛贖逆進表納欵邊塞寧謐五十餘年厥功首于夫人且歷年約束諸酋勤修貢市款市之堅大有力焉弟卜石兎貪淫狡䙡毋阼䭾而思併吞之忠義之孫曰工部習令尚在幼齡東西兩哨悉皆稚子部臣上其事謂宜加攸鄉聯絡遺孳以堅恭順之念命照忠順之例予以褒鄉云○總兵趙率教渤挂兩鎮不和奉　旨撤滿桂回京俾而督師王之臣與巡撫袁崇煥又各疏求去　上命九卿科道議之○六月皇子慈燧爲獻懷太子○削刑部侍郎沈演籍

又興一大獄矣寃哉

○京師地震時轟然有聲屋宇搖動滿城皆然○京師大雨西山橫水驟發城中水深六尺新舊屋舍傾倒不計其數壓死者甚衆蘆溝橋人家被水衝去良鄉城俱傾勢若江河尸橫遍野直至涿州而止下詔賑恤○命錦衣衛逮吳君實吳養春程夢庚等解京究問吳養春與吳養澤胞弟兄也始爭產構訟以黃山事跡告縣其府歙令張濤詳請按臺駱駸曾勘明題奏追沒黃山一半入官牽留中不下蓋　神祖藏富于民不欲浸民以開言利之端耳自養澤死其僕吳榮吞主產烝主妾從前構釁皆由之是以春恨之深置于辟榮偉脫入京首

要典一書崇禎元年編修倪元璐言請燬指係二衙與閹爭不可長王破浙尺直卸以吳王門出貲以要典一言私羣天下滅何名監之擬不謂以疏陳乃哭要典

發養春隱欺黃山蓋黃山雖有二千四百畝然在縣西北角懸崖峭壁草木不生上下泥石相兼不可耕種而逆璫艷為奇貨希圖列爵之逆養春父子併程夢庚等其捧檄緹騎即前被叅之王楚民也一村落間欽犯八名立刻就逮百姓震驚幾釀不測後懸坐吳養春贓六十餘萬程夢庚贓十三萬六千兩山場木植銀三十餘萬兩着工部差官公同撫按估計變價山場地共二千四百餘畝盡歸朝廷○三朝要典成史官進呈 聖覽冊 命公同內外官員送皇史宬收藏

閏六月二十一日子夜從西北起火大雷霹靂一聲紅

之號乎非異異共哭寃然耳

光一塊落于中府東梁舊草項上隨卽火起時値大雨火勢更張紅光遍徹移時不息○大學士馮銓子告回籍○罷刑部尚書徐紹魁御史溫國奇俱提劉鐸下鎮撫司獄方鐸下獄之時李承恩方震孺俱在獄中三人朝夕談吐意氣相得李承恩者逆璫所緝誣以擅用龍袍擬斬震孺則誣以案邊無狀擬戍未遣者也承恩嘗熱審之期意冀申寃覓震孺關說震孺難之議遂寢而謀之鐸鐸未有以應也會鐸事白出獄將之任遂承恩之子李瑞傳父命復申前請鐸遂與祀同年溫國奇轉懇尚書徐紹魁關釋其罪以家藏金箑二扇及光東玉

喜皇帝賞見廣讀詩曰論獄須原情不可法入凡不論決也直三拜問罪泰而行之出入係生死之關鍵明允難然欽卹之意自逆璫弄權殺人爲故公案不經法司之法刑大壞半出廠衛之詐承風濫法已盡

帶一條爲訥舊例出入亦罪、全憑堂案低昂、而刑部廣東司書辦史大仁者正承行其事、承恩遂之入獄、以五十金爲壽、求其周旋、大仁允而納其銀、歸至中途事洩不密、遂爲東廠所獲、訊出承恩關說事、連及鐸、復下之獄、鐸此時貲斧已竭、命僕劉富至家取銀、及富囊銀而來、爲假番蕭三所獲、分其銀之半、而蕭三釋之、不意蕭三又爲眞番孫守貴所獲、捕送都督張體乾、蓋解假番非解劉富也、而體乾心知忠賢素恨鐸、欲以取媚、併逍劉富、文飾爲詞、謂鐸憤廠臣之發其事也、因與假官曾雲龍同謀、倩道士方景陽、咀呪廠臣、筮、情罪聞、大怒、即刻

按深文以重其罪或引例可原反倍律以重其辟矣監禁論大假成真擬戍擬絞放生殺由打死者甚劉鐸方案讀之獄眞可恨也。禮部收鄉疏曰屈羅言文字之罪何丞斷當何義之身而當際間長安

令谷應選追景陽至傍掠數百景陽不勝痛苦一一承服然景陽實不識鐸面鐸于兩造時亦不曾與景陽面質覿空羅織下部定罪部始擬戍既擬絞忠賢提旨使從重再擬是時景陽已斃于獄而刑部尚書薛貞畏璫如虎承順風旨竟擬斬決不待時疏上報可方貞再審鐸當堂質辯貞曰當今之時只管自己功名那管他人性命鐸曰一時功名有恨千秋清議難逃貞大恨之朴之二十于八月二十八日詔斬于西市并戮景陽之屍劉宮曾雲龍皆絞殺馬因曹體乾緝捕之功陞都督同知谷應選劉將天啓七年今　上登極亦戮體乾絞殺

心甚又曰劉節兩道徐曾弟福一旦身首稍分元於覺極苦者無論例諸祭一病仍諸怨恩仍等

黃尊素并瑞堅不供生輪說何辭一死此龍所欲陳蹤跡也夫

谷應選斥斬薛貞以低償贖鐸太僕寺少卿

高汝棫只詩辭即矣不過詞言文字罪耳何至詔獄

詔獄矣而罪非其筆 旨復原官可以去矣居閒閭

說何爲也焉得無罪稱於司刑者講聖賢書爲天子

執法臣不能以去就爭而殺人媚人耶夫殺人何害

明見何律豈不不與兩造面質然以一紙具須有成

不更之案者忠賢譏也而貞益之抗心賢謀必而貫

按之柄是何忍也斷其受戮西市白日嚴光黑雲罩

地長安無不慘旋寬苦氣過于是嘗讀御史陳朝輔

疏忠賢用選愛惜投意私人熒于國亡者無限孤危

除者藍如劉鐸一案即果明哭赤屬公惡況無此事

耶 祖宗尊賢敬士如天大德焉

不遠盡謗餘凡盡之知言哉兌言哉

○浙江巡按解黃尊素到下鎮撫司獄○千首挾賞步

酋千兒罵同毋麻 千李果執舊例文索賞四百二十

徐州從吏部責酋辭然退貢欲潛獄憤怒而去○遊酋

罷其人矣

斛後遷地當祠動乞數獨以頁取千楊滿泥沙之厨纍徵纍纍私養尸亂之數、

撫梁抄化部落、殺其名王、盡掠其牛馬、故避難來歸、皆師王之臣、譯審真確、歸來漢人、度地安插、其夷衆老弱部落、善爲慰候、事定、仍歸虜營○吏部尚書王紹徽予告四親、以周應秋代之、升房壯麗爲左都御史、薛貞刑部尚書、馮嘉會仍以兵部尚書四部管事○　上降勑旌獎東廠魏忠賢撲滅雷火之功、從尚書薛貞之請也。

○浙江巡撫潘汝楨、請俯順輿情、興建廠臣祠宇、賜額以垂不朽、從之、時潘疏先至、而巡按劉之待疏遲到一日、瑺怒、遂例推而削奪之、

戶科閻可陛曰、二三年來、獻媚建祠、幾半海內、除臺臣寧光先所劾外、尚有劉詔建祠、薊李精白、其天津

河間真定等處倡率士民攢金建祠上梁迎像行五
拜禮呼九千歲日中真不知有君父矣刱建兩祠者
李精白也其建忠賢像旗帳上對聯有云至神至聖
中乾坤而立極多福多壽同日月以常明若乃毛一
鷺之建祠應天楊宗文張翼明建祠于湖廣大同朱
家董建祠于延綏琉璃瓦劉詔蘇州建祠用冕旒金
像吳淳夫騰清祠毀民房萬餘間河南建祠毀民房
一萬七千餘間江西建祠毀先賢澹臺滅明之祠諸
如此輩不可勝紀上得罪于名教下
播惡于生民皆汝楨之戒作之俑也
秋七月霪雨爲災邊城倒塌巡撫袁崇煥奏聞　上命
加意設法料理○擇次年二月初三日信王行親迎禮
○韓三原供輔臣韓爌受其贓銀二千六百兩鎭撫司
以聞　上命行本處撫按追解速完
○削知府顏容暄籍先是鹽運司解貯庫銀兩係內監

劉文耀所解而咨聽從標匠胡東漸之說乃自謂解占以抗違阻撓稽緩悞事削之○詔以禮部左侍郎施鳳來張瑞圖詹事李國𣚍各升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俱入內閣同首輔顧秉謙等辦事○詔刑部擬犯人徐自強罪并責皇親張國紀不得濫用匪人宜恪遵禮義以府丞劉志選希璫意劾之也○登州衛所西北角樓于本月十六日五更守宿人見紅雲一塊自西南起直至北樓內有聲如雷頃刻焚烈歷死守宿軍士積貯火藥蕩然一空巡撫李嵩聞其事于朝○削太僕寺卿倪思輝翰林學士錢龍錫光祿卿徐如珂南京兵部右侍郎

朱欽相藉爲民太僕寺卿顧造冠帶閒住○遼撫袁崇煥請于寧遠另設餉司嵩晉關外糧餉因舉王事孫止孝往充其任至海陸等所盡行裁革一應支費克餉司之用從之并命翰林撰勅禮部鑄造關防差滿一年回部敘○以郭允厚爲戶部尚書蘇茂相以戶部尚書總督倉場郭尚友以戶部侍郎總督漕運崔呈秀升工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孫杰升兵部添設左侍郎督察天下兵部尚書王永光戶部尚書李起元各予告馳驛回籍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之十五 終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卷十六

西湖　高汝栻　輯

高鼎燁　正

丙寅天啓六年九月巡撫袁崇煥奏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進則因糧于敵退則寓兵于農兵家正法故勢在必更屯爲急而圖屯又以預爲急請减遲折價解至寧遠預買牛買具以備屯種又曰賊圖寧遠時職謝絕援兵示諸臣以必死令其念之不得轉又飲奕以安之嚴令以絕之至對敵時擡銀數觔開而置之城　上日用命者與之一元賞擇奮勇者賞之賞不必遍而人人冀

知此溯及眞足得七死功

得此賞無不用命者職之也亦即此意通之耳○周起元卒于獄○以李思誠爲禮部尚書○贈貴州死難道臣李時茂爲貴州按察司副使廕一子入監讀書○大學士顧秉謙予告加太師回籍○哈酋一族教諸酋糾速黑灰等酋勾引盤踞南山先曾犯邠來泉未敢深入亦未經大創掠邊外牧放番馬而去茲糾合諸酋犯我斗鎮總兵董　提大兵戰于牛心山斬首四十餘級乘勝長驅又斬一十九顆火砲猛烈賊虜紛紛落馬蒐夷駭愕○皇極殿成　上于九月二十五日卯時升殿百官慶賀効勞諸臣晉秩恩賚有差

先給勻盼諸賊而後舉焉、頒偽劄印、黃蓋、紫袍、鈍刀、銀馬無所不至、查天啓二年、安以二月初七日圍龍里、新添青定、平城、都勻皆勻盼長田一帶之賊、迨貴陽圍解、四年來官兵東征西討、獨後勻盼時不暇及、姑緩以圖大創耳、不意彼積聚饒。而煩衍盛。養成其桀驁。自清平以及新添。無處不出刼。無日不報警。初止數十成羣。後則聚至二三百。初止截搶客貨。後則刼奪官府甚而搶斷。往來之血脉几斷。全黔之咽喉已塞。平越知府、會同都司、張雲鵬率兵首攻擺沙大寨、擺沙居寨之中。又距平越百餘里。連夜由間道、掩襲四路、合攻賊闖夜遁入

實。其中米積如山。次日搜百里大山、移營牛塲、箐保文鸞、攻魔岳兵所等寨、復攻都匀城西南仲賊八路會兵、追寅入箐、各有斬獲、復攻江時橋等處、破百餘寨、斬首二千三百七十餘級、俘獲無筭、賊首五十餘名、掃蕩二百餘里、自二月初三出師、至六月十五班師、先後百有餘日、兵皆宿飽、人無怨言、止費賞功銀二千兩云、

夷酋毛乞廒要賞不遂、聚衆內犯、參將張承憲冒險輕進、乘勢窮追、隨入伏中、死之　毛乞廒、黄台吉之頭目也、滿水崖去鎮城爲遠、一時救援不及、故有此敗、然殺傷相當、而失一裨將、損國威、啓戎心、非細故矣、竊恩夷

國榷五年二月尚任司業今加賞保何迪化廼備

聘忠賢行廷閣城迎秋其招系

詔免行刑以殿工告成也上加恩首輔黃立極少保兼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進武英殿廕子錦衣衛指揮同
知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榗各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廕子
錦衣衛指揮僉事舊輔魏廣微顧秉謙各加太保各廕
子尚寶司丞○遼東巡撫袁崇煥奏言天獻奴惡已于
七月二十四日背發癰疽已死屍暴露三日舁牛鹿輸
金十兩打金棺乘之今于瀋陽東門城西起造墳墓用
金尾金柱各將帽頂紅纓俱去四王子與大王子爭奴
位四王子亦背發癰疽云○　晉肅寧伯魏良卿為肅
寧侯鎮守內臣劉應坤等各陞弟姪錦衣加升一級有

飢民安插屯種漸伏其土故也

差○王之臣袁崇煥會議總兵滿桂掛征虜將軍印鎮守山海扎關門兼管四路

溥仁祠

十月孝陵衛指揮李三才請建賜臣祠宇賜名溥仁着南京孝陵守備掌印二監臣享祀春秋永處看視

平勾哈

黔兵攻勾哈長田一帶請苗破擺沙蜂增等三十餘寨又破江時戶西高平養古數十餘寨斬級一千二百有奇黔中四面苗仲而最狡悍者無如勾哈郎二十年來凡經勦剿而旋撫旋叛查先勦于萬曆三十三年再勦于四十四年不下七八年而後肆且後之勦也借兵于石柱水西等司安邦彥親領兵曾失利故輿誅叛之始

人臣無上
何以上公

蓋入寇利在搶掠彼客我主形勢甚明堅壁淸野擊其惰歸可也不則張聲勢相機戰鬥耳何以輕敵玩寇死不旋踵耶○以皇極殿工成晉東廠內監魏忠賢爲上公加恩三等原封太子太保肅寧侯魏良卿進寧國公賜鐵券世襲

高汝栻曰從古大奸大逆郎伏于小忠小信以售欺人主不察其貫天達地之惡至于罪狀已昭卽欲不割愛而不可得王甫侯覽李輔國魚朝恩程元振仇士良哉　弱曹吉祥汪直劉瑾輩無一不誅且我不忍割愛必有代爲人主割愛者若漢之張讓趙忠靈帝主以父母稱之唐之田令孜僖宗以阿父稱之矣我
朝王振英廟亦嘗寵之尊臣上矣然而讓忠見殺于袁紹令孜見殺于王建王振見殺于北虜曾無一人老死牖下以富貴終者忠賢旣負大命隨之我　朝二正之季其危也殆甚天祚　國脈不至爲漢唐續

歙縣黟山之中山多田少民間生齒雖繁俗皆求什一于四方

耳。詔曰、愛子多病傷于飽也寵臣多誅傷于驕也天啓朝素稱㮋忠賢、不忠小信。爵授以太阿。忠賢肆其大奸大逆、亦明以太阿爲己㩀。宮闈受其傷殘縉紳被其屠戮。慘死忠良。交結奸黨。竊盜府庫。凡危大難我　聖天子一出。壓柄獨持、刻逐之孝良。繼沒其家產。終自縊死阜城。起屍梟首。誰謂此輩之可以富貴終也。何以　上公爲哉、

戶部主事徐文鳳、奏其父、貴州安順府推官徐朝綱、死安邦彥之難、且合門盡爲殉節　上嘉其忠、下部酌議、擬照張振德例倣卹、從之。○差工部主事呂下問、追解吳養春黃山木植之贓、欽在萬山中、係遊每年不過四萬有奇。尚苦拖欠。一旦以百萬爲言、刻期追取、雖朝夕敲比、必不能應。于是小民愈驚、岌岌思亂。而下問且帶

之外名爲富庶然矣璞百萬之追取也不春昔年以貧雖兩淮承父瓜分五子業飛耗其半尖國執追稍構殺爲僉隨三雅民至母小耕家張進對獄典以是爲積會之骨不棗資產而食外亡人十那家破矣

家眷三十餘口沿途驛騷。至以變產者買木搜遁邑殷寔之戶。而刑毒之。且三十萬外更增二萬餘。兩民力愈不能堪。縣官以情訴。動以題參爲名。請廠衛內臣以違。百姓一鬨。廠衛二字。魂褫莫措。且縱放白役遍辱婺婦。而衆怒一逞。羣起鼓噪。下問僅孥僕麥而遁。焚棄勅書。亦不之顧。有司極力往救。始稍輯寧。○加吏部尚書侍郎、周應秋等十八人。官保、進秩、銀幣有差。內馮加會推星秀、膝子錦衣衛指揮世襲。郭允厚、薛鳳翔、膝子入監徐大化孫杰升工部尚書。科道郭興言等加銜賜銀幣各有差○加恩張惟賢等七人。傳應星加太子太保李

允常乘羆
在官祿錄
蘭謝預報
之誕止此
造端妖婦
大氛為奸
臣而娛尊
中人小志邁
據其意遂
劾國紀任
外生事思

承錫加太子太傅魏士望等十四人升都督僉事各銀幣有差

三殿基址三十餘年四面叢塩鞠為茂草粟廟以冲齡踐祚五年二月廿二興工今九月十三告成此惟聖上功昭宗社諸監有何神術而濫膺若此也

妖民安養性捏造妖書王之栓等並作傳頭妄稱彌勒佛下世煽惑人民順天府劉詔上其事定罪梟斬從之

○順天府丞劉志選奏皇親張國紀謀宮婢韋氏作妾仍樂戶住房以居選除而納賄行求囑獄而爾稱鄉宦甚且匪贓之夫不過語言爭差而立斃于拳毆雖云奸惡徐自強等而究因國紀狼貪黷嗞自取株連但外家

中傷矣忠選議入宮月已有壺處之傳羽臣李同揩日君之與居從父之地毋世安寧佐父以消毋者況原無間際之父母不同紀回得從輕回旨

慎輯則國母之壼德恭光戚畹諱張郎 聖主之攸
亦過甚至訓及于丹山之穴藍田之種者此又臣之所
不敢輕言者也 上曰張國紀洗心滌慮以就令圖䝉
朕敦睦至意勿得執迷不悛自取罪責
忠賢串同客氏殺光廟選侍趙氏並熹廟成妃李封號
殺裕妃張貴人馮等又逐劉克敬于鳳陽以逼中宮
張益克敬者原選中宮者也中宮精明嚴毅二監
環逢其欲遂疏論劾國紀後逐國紀回籍不得留京
之讒言中宮非國紀女出辟犯孫二是以志遂深重
師今觀其疏詞及丹山藍田等語挾構心腸即大逆
不足以盡之也又聞中宮素已有身客氏盡逐原宮
人之異已者另布腹心宮人以侍偶腰疼侍者扶者
無狀虹電之祥頗
焉至今談者色變 出妖媪傳
勅賜魏忠賢莊田一千頃外再一千頃寧國公祿米歲

親國公例支歲五千以示嗣眷○順天府房山孫民陳
槐子陳秉坤奏言　孝和皇太后生父陳槐母劉氏福
遺廚役王昇通緒王安障天蔽日以致太后抱鬱弁遐
嗣後父槐卯闕伸冤隨蒙科院審明王昇日外爲民王
國與坐辟第嫡派尚未加恩臣兄命雖沉淪乞　聖明
照察上以妄認責之發房山縣重責監候○弁毛堪光
祿寺正卿馮三元左副都御史郎甫忠兵部尚書○謝
周用賓彭汝楠王夢尹王業浩籍○蘇杭織造李實奏
魏廠臣祠宇已建准撥杭州衛百戶沈尚文等永守祠
堂世爲祝釐崇報事下部允之

杭州生祠之建，擇地于西湖之勝，夾關氣、岳、武穆而居其中焉，縉紳子衿，微有反唇者，守祠之豎毒拳赤提相毆，甚有非守祠而豎奸以張威，非反唇而但擊以蒙辱者。如江西提學黃汝亨以便服遊觀，竟以挺加，吞聲而回。李至潤命。　此祠李寔爲之崇，而機戶沈尚文等成之，共費七千二百餘兩，後拆毀，除牌坊、解亭，移橋外，估價三千八百兩，俱着衆机戶分派承買，不以累民，此亦地方官愛民之一員法也。

命錦衣衛逮薊州道胡士容下于獄

士容原任薊州料理一切兵馬，督師諸臣共薦其賢勞，欲以質往薊撫，不若逢迎以崔呈秀之倚勢，于嗇視充官薊者，必出其意所欲用之人，以爲爪牙，乃呂其要劣兵，蓋惟中等爲守備私人鄭冲宇等爲中軍，不但不用，而且置之于法，占草場田連萬頃，則臥及其差役，欲建祠于薊州，士容又勿聽，遂激忠賢之怒，追貫移江西憲副，行潞河驛嶽人誣其驗擾騷遁，矯旨追之，發鎮撫司，許顯純嚴刑拷訊，備諸苦毒，死而甦者再，藏鍊附食，撰成大辟。新天子蒙恩，待釋云。

降工部員外劉麟長為潮州府推官時大工煩興錢粮出入璫黨之手。莫敢過而問焉。麟長以該部職掌查核。力爭裁減。起運于銜石之費。忤璫意矯旨降之。

後因其起補潮州私鑄未付。遞解李馬。夫職掌應言。部省何罪而遣此究抑哉。

上諭督臣王之臣加銜回部以備帷幄籌兼督臣關鳴太仍駐薊鎮以為關門應策撫臣袁崇煥內鎮臣紀用俱着便宜行事并道臣畢自肅總兵趙率教俱在寧遠駐劄至關門兵馬俱聽袁崇煥調度內鎮臣劉應坤着便宜行事并道臣王應仑力克復全遼○大理寺評事許志吉奏請差官嚴追與養春贓○升劉廷元為南京兵

徽州善地太守尊官且新任也一旦褫然而去夫亦見時勢之不可爲乎

部尚書田吉爲太常寺卿仍管職方司郎中事○詔撫按提問何士晉程註追贓削科臣沈維炳籍○徽州府知府石萬程棄官回籍先是萬程因黃山一事知其追贓開採諸務紛于寃抂因而告病隨削髮披緇而去○削吏部員外蘇繼歐官旋自投環卒

科臣楊所脩䟽陳銓政時李夔龍掌選乃疑蘇繼歐預聞遂疑是秀構于忠賢即于繼歐轉司疏中削奪凡夔龍楊言曰蘇氏家產籍沒可助大工于是蘇自縊而死因而魚肉其孤兒寡婦舉朝正人皆爲痛心

孝陵山海修理工程告竣○基鎮奏捷屢加恩蔭忠賢三等世襲羊酒銀幣并賜勅獎勵司禮監王體乾亦如之○遣內使鎮守宣大山西地方命給發應用錢糧物

書、關防符驗○禮部擇本月初八日、令　上行冠禮、丁卯二月初三日、行親迎禮、從之　加閣鳴泰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照舊總督、升馮三元右副都御史協理院事、　加總督黃運太、戶部尚書、照舊遼東督餉、陳九疇為刑部尚書、郭輔忠兵部尚書、霍維華兵部添設侍郎、范濟世南京戶部尚書　永年伯王明輔母李氏卒、命給墳價遣官加祭（李氏、孝端皇后之母、上篤念祖妣恩撫先皇、故破格加其祭葬）命戶部尚書郭允原賑濟畿內饑民、五城均卹、務令沾足、不得遺漏失所○藩邸告成、擇丁卯三月十一等日

此亦親遣
儀也

請惠王瑞王桂王之國○張鶴鳴仍以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督雲貴川湖廣西兼督糧儲巡撫湖廣南北川東偏沅等處○遼東巡撫袁崇煥奏喇嘛僧往奴偵諭　時鎮守內官紀用東巡回至寧遠要東偵奴死虛實及宣諭奴子向化遣僧喇嘛等備緞絹布疋同守備傅以昭田成等往遼只說與老汗燒紙是以夷人報四王子差人來接過遼陽沙河堡以酒餜相待自是北去夷人因講相見之禮就平行禮四王子并各王子平交拏手禮畢對坐見佟養性劉愛塔等漢官十四五員俱在因出紬緞白布作老酋吊祭禮禮畢作

賜王忠賢之孫聯緋十齡

此亦諸賢之一厄運也幸轉否爲泰之迹耳

爵酋差官方金明温台什二人領小夷七人送僧同冰回撫院貂鼠舍利孫玄狐等皮人參銀鑄馬鞍遼撫奏聞于朝云○魏璫登極襲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

魏忠賢之禍事也其摧折朝臣欒爲削奪始于天啓元年八月滿朝爲始二年解經邦繼之四年陳于庭繼之裕至五年而縱恣不可勝言矣五年內削奪尚書周加謨崔景榮余懋衡周希聖李騰芳孫愼行朱光祚侍郎張修張鳳翔孫居相岳元聲郝名宦朱世守南居益都御史曹于汴翰安性程正己畢懋康楊鶴劉可法通政涂一榛王應震劉宗周卿寺曹珍易應昌吳之皞寺丞蕭毅中楊一鵬翰林葉燦侯恪陳于廷姚希孟府尹茨自省太僕等卿莊欽鄰姜志禮韓策陸完學劉惟忠馬孟禎倪應春羅汝元歐陽調律汪先岸錢春王國瑚盛世承彭遵古傅宗皐陳所聞六年削奪閣臣劉一燝韓爌馮銓尚書李思誠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侍郎沈演都御史郭尚賓通政倪斯輝韓國濬寺丞姜習禮彭惟城翰林

方逢年顧錫疇太僕卿寺等曾汝召張除孫之[illegible]
喬廷史弼徐如珂須之彥司丞吳默拜七年削奪[illegible]
寺陳叢徵偷擊倚彭鯤化占事曾楚卿翰林鄭鄤張
捷王一中王佐此特什之二三耳其他不可勝紀也

丁卯天啓七年正月朔　上御新殿百官朝賀山東恭政分守東兗道曹文衡討擒賊首鄭江鄭海等東省以寧鄭江鄭海流賊之雄也四方亡命多歸之雖托巢開州而其出沒爲害則東省受之文衡遣兗州營參將陳思明等勦獲孫東溪等于程家庄再獲馬見等并鄭江鄭海于白積集山東一路大盜遂平○南京太監劉魏忠賢生祠額名崇勳　戊王之窠○鳳陽府戶軍民李光春建忠賢祠祠名懷德○詔削禮部尚書李恩誠吏

呈秀之[illegible]賄也善于漫取其贓[illegible]亦善于脫卸其[illegible]謂[illegible][illegible]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者也

戶主事于志舒、懷來兵備丘志充籍、命錦衣衛逮志充來京同上林院監署丞、王宗棟究問追贓、王宗棟以太醫醫士濫授署丞、時出入于崔呈秀之門、時戶部主事于志舒欲轉吏部、乃託家棟營求于崔、謝禮三千兩、呈秀薦于吏部、志舒已升轉、而懷來兵備丘志充亦與棟有交、亦輦載元寶三千兩、與棟謀升太僕寺卿、棟暮夜携賂呈秀、而適遇廠中旂尉撿之、棟窘甚、因同往崔呈秀家叩門求解、時呈秀與禮部尚書李思誠接壤而居、即往忠賢處營解、曰此銀係某送禮部尚書李思誠者、忠賢遂疏發其事、而思誠寔不知也、因奉旨削籍

家隸于獄并逮丘志充

命司禮監徐文甫總督太倉節愼二庫原任司禮監崔文昇李明道總督漕運疏通河道查核京通等倉將奏報天倉節愼及京通漕運糧儲之疏開列有名節首無實且李柱明盜買官粮丘志充賄行軍餉河南解到折色銀兩被歇家假造實收通關竟不入庫又如官庫主事何其義將老庫銀不行交盤私相埋沒京通等倉糧米官吏串通運官挿和沙秕倍加水潤經管官員巧立飭米等項名色私自盜賣特遣文甫等于出納之際各色冊籍細查徹底澄清給勅諭關防特重其責成焉

焉汝栻曰國家財用空虛　皇上垂情軫念欽核稽實數甘塞奬端甚廑心也第財用盈縮惟關出入兩途使人無旁餘出無漏巵何患無財邇吏以官爲壑宮與吏爲市若食件之瀉負遂之系以未嘗入爲入以未嘗出爲出乾沒百端莫可窮詰致屢　聖慮而托重州餘閘凡類冑丈夫高爵厚祿者何爲不思圖家以經賦之權畀士大夫不能矢心持籌業身管職徒來　聖上之疑亦安取若人爲哉。

刑部擬孫文豸顧同寅捏造妖言誹謗朝政律斬、因削翰林院陳仁錫文震孟鄭鄤籍爲民、文豸者、陳仁錫之表舅、嘗作策論、以朝時忠賢知之、故誣文豸捏造妖言、竟置重辟、問其妖言者何、乃韓文公原道篇、欽天監步天歌而已、無贓無証、陡然梟斬、又杖斃其四友、不過因其與仁錫往來耳、先是仁錫在講筵、因壬申徵于王恭、

代事至此
始定代王
可謂操心
危慮患深
矣

脧又見正八屠戮忠賢竭土木不休兢兢立于側講時
不避諱忌忠賢怒既而訴辭終以不撰寧國勅遂恨刺
骨命許顯純撰獄詞成一月仁錫等猶在長安不知及
至歲將除仁錫時吉服封館閣中喧甚俄傳削奪忽報
四彝玉赤捧大聲矯傳吏部除名永不敘用其邀奪機
文前列貴官後頌廠臣獄詞則首指仁錫與文震孟鄭
鄤同縣同年日夜思圖翻局誓爲謀主等語仁賜因削
職追奪誥命○上以代藩比榁邊鄙南輔畿甸冊封世
子鼒渭襲封爲代王郭氏乃封爲代王妃焉○奸賊李
縣吳忠張成擅盜天壇神器祖制禁物旋放火焚門兼

闖莊跡、事聞、下鎮撫司重究。○刑部擬原任巡撫李若星遣戍、中旨命該撫按加責一百板發遣。○二月初二信王出府成婚、文武百官赴府行禮。○戶工二部創立陵工新例、納貢者得選府判、選官首領佐領納銀得封其父母妻子。

高汝栻曰、國之貢士、卽周官鄉舉里選遺意也。其人枯骨三冬、寒窗五夜、嘔心鏤骨、需之數十年、或未嘗得、而以納銀得之、則孱士類也。近來兩次恩選、充雲集、銓曹疏瀹甚難、則壅選法也。府判列在郡守之下、位居邑令之上、秩固甚崇、令無籍市民、多金已爲朝輸、白鏹夕綰青綬、與二千石比肩、有非類之辱。甲科貢折腰、切鋼與之趾、沐猴而冠、牛驥同皂、體統安在、名實亦乖。選判者、爲國家急軍需、淸鹽政、議者方有改用甲科之說、而貲郞以數百金攫得、如置肉餓虎蹊、墮猛獸積穢之地、需而辭焉、何怡之有。至若封

一事尤為悖謬朝廷恩典原以酬激勸及父母追妻室最為宏鉅雖縣令之賢元撫按正薦未可妄邀如行人逢考滿止可單封此輩納銀即有封贈是與廝之流可裝衣冠也竟同市販貽譏青史所損豈淺淺哉此崔呈秀在本兵之日創開此例

四月遣三王之國

高汝栻曰魏忠賢之惡不但殺戮名賢驅錮士類即如三王就國時儀未備也工程未已也地檻未定也急急促之行此是何意總再遲歲月復以出三藩者出我 皇上矣一旦先帝上賓將不知見誰氏之需乎以行呂蕢王莽之詐呈秀提中樞各監掌邊兵諸尊居世爵誰敢有議事問罪幸社稷有靈先帝獨留之隱忽出內旨召兵部崔家欲行篡逆而呈秀以一二巡撫尚非腹心莫國尚掌圖督為識故中止倘至十月巡撫盡易而以魏良卿代英國天下事不可知矣然呈秀猶謂小人無甚大智每日擁羣娼呼盧賭蹴為歡又何能為惟是二三奸佞日與鋪謀定計細探審造以慫恿之造尊種種是可恨也

水西殺差官糾兵出犯四川巡撫疏其事　上命守臣

整兵固守務保無虞、

時參將楊明輝奉差宣諭安位及目把擒獻首惡脅從盡行赦宥而安邦彥遂殺明輝等、

命代世子鼒渭襲封爲代王祿米照親王例支給、

贈貴州巡撫蔡復一兵部尚書廕一子入監讀書以其

忠勤清苦以身殉官也、

刑部擬王贊化抄寫妖書蹤跡詭秘發邊遠充軍　上

從之、

贊化爲御史汪若極所糾獲其妖書欽取進閱因發刑部定罪

寧夏巡撫史永安疏奏賁火諸酋兩次入犯宜加整兵

搗巢以伸國威　上是之

三月桂惠二府各疏言時難民厭當加意約束撙節

上賢之○大和山玉虛宮火○直隸巡按綮麥裘勑張

國紀怙恃國恩累千三尺　上嚴旨詰責命其回籍痛

改舊愆○麗人導奴入境東襲毛文龍以計脫麗人不

支沂而入奴奴勢益張事聞上命毛師相機應援并命

登撫暫那青登萊三府倉儲接濟勵戎士以壯軍聲○

瑞王之國請免辭升殿　上以叔姪行禮未安免○三

王後念驛遞疲苦辭免欽　上允之以成至誼

○脩築董家口董家口為羣虜住牧之所沖要不啻喜

異鳥已集中州仁獸擬見粿上何汜者之瑞𤼵見並出廼尓

峰守臣請脩繕甕圍前發班兵益以主兵發額餉以備行糧得旨俞○山東巡撫李精白奏青州西王疃牛產麒麟巡撫李精白繪圖以進　上嘉悅牛產犢一隻碧皮朱唇遍身麟甲產時燁然有光毋牛驚跳吼叫其犢不踰時而死○升劉志選掾江右僉都御史呂圖南通政使○奴犯鮮告急請移師遼東巡撫袁崇煥因發水營都司徐勇兵先出張斌等繼之汪翥後勁各舟二十隻兵士五百人救之○追寧池道副使王公弼恭寧侯陳良弼恭順侯吳汝亂下鎮撫司獄時奸商牽扯已故萬爆事詞連太寧恭順二侯太寧侯追庄一千一百兩

然中途聞其發恩恤挾而歸後與崔文昇類比

恭順侯、追庄五百兩、萬縣追家屬三百兩○遼東巡撫袁崇煥奏東奴恭順求款之似真　上命從容講折務宜妥當題請時夷使溫台什過河叩見太監紀用同部院袁崇煥于文廟有方金納與溫台什進見叩頭懇款詭投奴于來文其封袋面前改去大金國皇帝字上寫汗放書與袁老大人封袋後去舊寫天聰年號止書年月夷習刀不離身進見時把門者令其解去大拂其性崇煥止之令各佩刀入私署賞之酒食復撫論　皇上之威靈天之不假易且今盡出喜峰山海前屯寧遠等處待汝且要過可諸夷叩首偏服固請一人同彼夷行

惡征苛史
行悅術員
以民賊官
盜干十照

忠賢竊積
祠亦不敢
況忌憚恃
德之被獄
殘而私以
顯德昔北
乱首是一

崇煥許之方金納勘酒一杯曉逅崇煥、巡台什等、漸次而進九夷俗不輸狀不詭送酒、因遣人卽與同行○三月封琢。房等。礦洞。豐城侯李承植奏宜附拔 上日久已封禁、如何輒議、以驚擾地方○陝西潞城縣民剌死知縣張斗耀事聞 上命嚴擒首惡以懲之斗耀因比徵錢糧急遽百姓鼓噪登時剌死○建懷仁、崇仁、崇功、彰德、顯得等祠時承恩祠建各相效九恐貽後至之罰于是漕運李監建懷仁于通州西關外、劃遂總督鬥鳴太、建崇仁、彰德于遵昌二州主事何宗聖、建顯德于長溝、而順撫則詔逐崇倪文煥、建崇功于寄雲各曲獻媚

時所許誅匠視漢末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之頸斬者何異擄非天則聖人為社稷生民之主不知作何景象矣○古今閹禍多矣至寒一特精緻楚祠況鑿以文之淺澀見君之則開闢以來所未有奇

務窮工作之巧、甚至餓民因薙伐人樹木、無敢發聲、其上食饗祀、一如王公祠中小像、不但求其肖像以沉木為質、眼耳口鼻手足、死轉一如生人、腹中肺腸、皆以金玉珠寶為之、衣服鮮麗、又不必言矣、獨髻上穴空其一、以替四時香花、更為奇絕、一處逆像、頭稍大、小監上冠不能容、匠人恐急、削而小之、以稱冠焉、小監抱頭慟哭、痛責匠人、○夷酋擦漢兒欲犯邊、各酋報警、稱漢兒者、郎虎兒憨扁在把漢哈喇慎營內、哈喇慎死、老酋滿五素與擦漢老王子、為義兒、分管人馬、後滿五素、帶領原分部落、仍歸本酋父、世把都兒下、擦漢兒帶領人馬講

辰彥蒜曰謂者有見關府廢郎君有何丈人行商華言語絕倒汗下

討、又云、要犯獨石一帶、邊吏恐其聲東擊西、驅報內地、宜嚴設備以待之。

陳仁錫曰首論曰習令色令被捕擄歸附以東西興哨兵馬并灃州灘大小板升獻于俺板升華人也壽請中叛逆趙全等為窠導集被虜萬人于灃州灘東西一帶立為板升系種飲食恣如中國所未及者胡服耳目俺達款後俺達義子恰台吉所毓酋子生六十年今有衆十萬而扳升富強甚習內地據以為穴捕故元裔夷使領賞費馬必山兩哨遠在東備積發百年素囊物故小失兎幼且弱居何套樺寇下七年內傾巢而來除讓奴路陽托報仇殺哈喇兎真抵殺胡堡克歸化城參銀佛等牧習令色令而追小失兎妻其妻率其取與習令等朗歸化城以合把氣嗽嘛守之來行降兀潰擺朕明恭等酋扎營獨石邊外替關平所要索賞不經宗禎元年春殺那木見台吉姤示嫐際勿絕而已發蠢蠢矣邊吏自冬及夏恐置度外不偵不禁五月丨一宰生貴共價等于新平堡初因案賞辱我將官借媒犯順從鎮川紅鶻縣撫大

城下。城內馬兵不滿二千。步兵三五千。竟以嚇嚇止戰。不傳烽。村屯無收斂。非代府將紳。協守。撫令擒象奸細。岌岌乎。彼且十萬趨薊門。而不知戕我我戕。而罔恤。招之使來。而戕勿砲擊。重城之內。不滿萬兵。大可念已。

四月虜犯甘肅大破之奏捷者秋虜酋二兒台吉入犯爲鎮兵所斃及報仇又被創傷恨已久于是套酋土賣火力赤等矮木素等喇嘛等酋糾約搶犯傳警甚急撫臣王象乾會同總鎮設伏夾攻大挫虜鋒斬獲頗衆虜遂引去○上命督撫諸臣修理薊鎮三協邊城自火焰山至今河口浙石塘等口台務固完以障保外藩○叙滇捷○四月兵部增定大師以杜文煥駐寧遠尤世祿

崇禎元年戶科貢疏參忠賢以王府之制綵繪皆九之法後生祠之立皆皆僭擬金以建之者也。運籌須德匪她生祠矣夫須徵不已必將勒建生祠不已必將

駐錦州侯世祿駐前屯左輔駐大凌河滿桂照舊駐札關門節制四鎮及燕建四路仍賜劍以重事權　上允之○山西巡撫曹爾楨請建祠于五臺山賜額名曰報功李太監建祠曰茂德廣吉士李建祠曰建德松江里老請建祠曰德馨其他又有曰元功曰昭德不一而足郭尚友建戴德祠于河南通政司經歷孫如冽建茂勲祠于順天府朱童蒙建祝恩祠于延綏湖廣守備李監建鴻恵祠漕運內監崔文昇建睦德祠薊遼總督閻鳴太建旌功祠山東巡撫李精白建隆禧祠巡撫姚宗文建隆仁祠于湖廣崔文昇又建表勛祠巡按許其孝建

嵩呼乃比言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推見心亦安所不言哉明明猶進封六七處其時云稱天浴日之功即通侯之濫未足酬夫通侯不足酬必九五之尊而後可酬耶何物人臣礼如此

賜思祠于淮揚○上命薊遼總督閻鳴太加總兵孫祖壽移鎮山海滿桂移鎮前屯趙率教左輔紀用領兵鎮守錦州袁崇煥先住錦州今移寧遠黑雲龍移往一片石以防奴兵

奴之犯江東也不數日而赴义州宣州搶鐵山郭山攻雲從不下又東射安州又攻直定王州然而大敗不利心折氣奪因而攻錦州又關將精兵鞑子俱穿西虜衣制裝做西虜此其計之狡而愚者也

升張延登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升李變龍左僉都御史協理堂事○升張鳳兵部尚書兼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升田生芝南通政使

五月復遣大理寺丞許志吉伏呂下問至徽州逮吳養

春之賍下問既已激變致逃而許志吉復以上官自桼孤買木價增减不均其子鶴鳴鶴皐俠子林子章等納賄作奸動輒曰魏上公有長隨許孫二都督有催扎以恐嚇百姓百姓一聞鎮撫姓名應爲再設之穽驚竄莫歸然其所追之賍先令次子與豪僕携帶先逃斯時百姓愁怨幾釀不測若非該縣倪元珙委曲調停保此黔黎則徽之爲徽未可知也

山場逼近　皇陵火火延燒四十餘里又彼賊偷所樹木　上命嚴捕

五月毛酋乞盟宣邊疑虜屢犯疆我兵創之彼自認倡

奴兵既東虜後丙犯中必虛矣毛文龍素称運制何不于此時布置外援內搗巢穴振朝廷之聽也

廣受我索、○榆關傳警、奴兵渡河、欲直闖山海、 上命鎮撫道將、整兵馬、嚴偵探、高台堡以防之。○奴酋提兵十萬入、犯錦州、平遼總兵趙率教禦之、以提鬪時奴薄城下、差使二人、呼我軍講話、趙總兵差軍二人從城上縋下、及至營中、王子盛氣努目曰、此係我們的地方、你們爲何在這裡修城、我們來看、若錦州人出來降了便罷、如不降、我們便要攻城、差兵曰、地方是我們天朝的、你爲何帶了人馬來、既有這話、我還與你們二人同到城下、對我總兵爺講、酋因遣二夷到城下見總兵、總兵曰、你要攻城、我這裡不怕、此五月十一日也、至十二日、

韃子四面扎營、分兵兩路、拾挽車梯、挨牌馬步輪番交攻西北二面、率教及左輔朱梅力督將領炮火矢石、攻打如雨、打死夷賊屍塞滿地、至暮奴兵拖拽死屍焚燬、退兵五里西南下營、次日兵馬沿城遊走、尚未撤兵還西虜闖東薺入犯、領部衆報效、因遣夷使責其索賞、許之、

詔錦州等處所入、秋禾歛運○入城將賊將入寧遠、恐敵因糧于我、故命收割

勒廣西潦州猺山賊胡扶紀等平之、扶紀負固有年、屢撫屢畔、玆撫臣王尊德與道臣潘應龍等合兵攻勦、竟蕩平、○山海總兵滿桂、發兵應援錦州、路遇攔阻、我兵

死戰之功不得不歸滿趙二帥

與戰。裡外夾攻賊死傷者甚衆因而東奔大捷其終錦

閣遂解○諭毛士龍孫傳行戍○監生陸萬齡請祠太

監魏忠賢于國學之傍許之

六月奴酋攻寧遠總兵滿桂等大戰敗走之奴不得志

于錦州因而攻寧遠參將彭纘古三次用紅夷大砲擊

碎奴營大帳房一座四王子偽白龍旂奴兵死者甚衆

長子召力兎卜勒中箭穿胸而死次子[illegible]瀝寧谷卜勒

又以在城射死孤山四人牛鹿三十餘人伯彦韃子陣亡

無數○奴復引兵赴寧遠於初三日夜上寫欺上逆諭

箭上射之入城我軍亦寫回諭射入賊營是晚賊往來

不絕我兵連蹴數十陣連發火炮鏢矢石賊屍積如山四王子在教場下黃帳房穿黃衣力催攻城賊死更倍至暮賊方撤兵敗歸放聲大哭其時天墜星如斗其落地如天崩之狀衆賊驚恐終夜至五鼓撤兵東行尚在小凌河札營留精兵殿後

按十年來盡天下之兵未嘗敢與奴戰合馬交鋒前崇煥去年督遼亦從上而攻城下令乃一刀一鎗拚命殺賊不知有我之兇很傑得總兵憑堞大呼分路進逆諸軍忿恨此賊一戰挫之則滿桂之力爲多焉

海寇鄭芝龍等犯閩中銅山中左等處與泉道鄧良知遣人往諭因撫之鄭芝龍者泉州府南安縣石井巡司人也先年下洋入海奠顏振泉黨中乙丑年顏死芝龍

遂領其衆撫臣朱欽相招撫海寇楊六楊策黃贊卿等芝龍原托楊祿楊祿賺其銀自是兩相角然沿海水寨視爲泛常不意丁卯春掠閩廣截商粟閩中爲饑盼望海米不至于是欲米者往投之七月間又刼商夷船勢浸大其營黨謀攻廣東海豐欵頭村以爲穴芝龍乃入閩泊于漳浦之白鎮是爲六年十二月也撫臣朱一馮郎遣都司洪先春領兵與戰而以把總許心素陳文廉等策應鏖戰一日勝負未分不意夜來潮生心素文廉船乘潮他徃賊暗渡上山詐爲鄉兵先春腹背受敵身被數刀僅未至死芝龍此際大有求撫之意微達于我兵

乃含洪都司不追獲蔡尤吉不殺又自舊鎮進至中左所督帥俞咨臯戰敗縱其遁中左人開城門求不殺芝龍又約束衆賊不許入擾及儆報到泉州知府王猷知其詳題曰芝龍之勢如此乃不追不殺不焚似有歸罪之萌。今剿既難擧。撫亦可施。不若遣人往諭。退舟海外。仍許立功贖罪有功之日。題予職銜。具稟與泉道鄧良知從之因差人往諭芝龍即于次年正月率衆就撫〇

十四日　上遊滑福殿時虜報一日三至云韃子過錦州即刻徑來山海上遂回宮〇以劉詔爲薊遼總督

劉景卿與方忠賢同遣詔以甄撫大帽騎馬而尾其後衆莫不掩口而笑丁卯八月二十六日聞先帝在

備留之際，徵兵邊花教場擬置三千人馬，騎皆私人，器械亦忠賢所賜，及肅惟中領廠，報家丁直接干趣，汲汲乎岑忭席而代之，明乎時哉不可失之義也。向使內廢之謀决，遂與忠賢同享富貴矣。

上不豫，命魏良卿代行孟秋享廟禮。

○宣延鎮之捷，套虜入犯，斬首二百五十，至是祭告宣布。○七月，太監楊朝奏，禦虜火器亟需鉛子，一片石西昇忽生鉛礦，可資火器。 皇上有滅虜吞胡之志，故山岳效靈。 上命會官開採。嚴杜軍民侵盜，安爐煉法一如其議。○崔文昇劾崇仁縣知縣崔世召、王傳、湯日顯、沐陽知縣何大進，上命削籍爲民。○護送桂王太監王敏政劾銅陵知縣劉涵清，王舟所過，忽遇風雨，不躬趨

陵太監王彈劾有詞，祖宗朝所未有

豈有縣官衛役敢毆親王之差役者

迎接以護之、又夫役不備、膳羞失供、及至催取、又率衛役毒肆毆打、　上命削籍爲民○三王之國事後

○錦州報捷、加恩太監魏忠賢三等、廕弟姪一人錦衣衛指揮使、世襲、銀幣羊酒、賜勑以示優異、其下王體乾等三十八人銀幣恩廕、各有差、旣而寧遠報三捷、詔以廠臣安攘殊勳、被于天下、封魏安平伯、仍賜給庄田七百頃、以資養贍、○起總兵侯世祿鎮守塔山要地、其子侯拱極加游擊職銜、爲本鎮先鋒、着其父子協力共保危疆、以付委任○東夷獻俘、宜捷告祭、　上以病故不御門、其俘酋押赴市曹正法○遼東巡撫袁崇煥請告

回籍加王之臣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督師遼東駐札寧遠賜上方太師以下聽其節制崇煥先有講款一議未凡奴有事江東又西犯寧錦王之臣以款為不可輕講慮貽封疆之憂彼此參商故罷崇煥而專任之臣

三殿工成請擇吉御殿　上方在靜攝少需擇期而行

○以田吉為兵部侍郎霍維華總督薊遼維華因袁崇煥東功不敘恩蔭上疏欲以己蔭移之　上曰袁崇煥講款一節所恢不小霍維華何得移蔭市恩以不諳事體責之

逆奄傳引維華媚宋晉董臣爲午門璫以是得進于魏因進仙方靈露飲其法雜取秔糯諸米淘淨入大

篋案之餘中底安長耳大罪空鑒雍一六米滿森漸黔
永滿兼滿換不數換而擁中之露滿矣乃米箴之精
披也上飲而其之以餘源分賜近侍服役久已嫌
水汪汪的傳御藥房不必進及上不豫忠賢歸罪于
此因患雜華雜華又俱知上弥留已遏遂與一賢相
左面有讒譖之耳矣其將身求去者另自整身一條
捲十重來
之計也

三殿告成加恩魏忠賢弟姪魏良棟封安東侯魏良卿加太師孫魏鵬翼平安伯晉少師其勅詞誥命極其頌譽

自七年春以來無一事不歸功于廠臣豈但臣工贊美無一旨不曰一代之忠與則曰萬年之有道不曰善體廠臣之勞心則曰賴廠臣之殫慮若中朝閣部而下無一可堪任使亦若朝廷內一刻不可無忠賢

者三爵送源恩綸日錫不知忠賢在內果運何籌果設何計而致此天恩之隆重也與哉

以三殿告成捷音送奏命加封奉　聖夫人客氏廕其弟男指揮使世襲錦帶羊酒從優加賚客氏故定興民侯二妻年十八而進宮又二年而瘞生子國與太昌元年封奉聖夫人每昏明入眠閣侍上甲夜方回直房在宮先與魏朝私後又私于忠賢一夕兩逆璫于暖閣爭擁客氏醉詈而嚷聲達御前時上已安寢漏將丙夜俱跪御榻下聽處分　上問客奶你只說真心要跟誰我替你斷客未及對上揣客意樂賢之憨壯乃退朝而左

賢、賢自是得專客氏、而尾大不掉之患成矣、出逆祖制奄[illegible]
于乾清宮東西、各設房五所、皆名封宮婢所居客氏初
任乾西二所、後移咸安宮、非制也、凡各衙門俱應奉聖
錢糧悉予供御、每移居或誕日上必臨幸數次、賞予無
數。中宮千秋。道不及也。或出歸私第、必先期特旨傳諭。
又欽進乾清宮牌子數十員、衣緋圍玉、步導與前、弓箭
等房、把牌硬弓入節。各衣紅蟒繡窄袖。前後擁導、又數
百員。然白蠟為炬、黃蠟為亮子。凡數千枝、與前提爐數
十道。沉香烟霧繚繞道。左客氏艷粧麗容自安故宮出
嘉德順德門。經月華門。坐而過乾清。出西下馬門、易高

觀此則知客之得君不足深責矣

呈秀負鄙而擢副院旋在戲十誤兵柄權門追忠清齊青奕衆一時附羣依木者

輿呼殿之聲遠逾　宸聽燈火簇照儼同白日至宫坐聽事許侍者以次詣見老祖太千千歲之聲殷殷然震天也　先帝崩容氏奏令　上准歸私第夜赴　先帝梓宮前慟哭良久出胎髮瘡痂指甲落齒等焚之而去隨奉旨籍没笞死浣衣局發淨樂堂焚屍揚灰子國興伏誅○以崔呈秀爲兵部尙書少傅兼太子太傅仍兼左都御史叅情視事

從來尤汚未有兼官如呈秀者初以御史張工部左都御史及晉司馬尙且仍舊既竊兵柄復僭總綱威推重矣叅情視事不用緣素玉帶坐朝蟒出入前門安忍無親一至于此善乎徐吉之賦曰奢哉尤知有財但不知有父令母死不奔喪即貪然且不如矣秀入衛門有親爹之稱有崔二哥之號不失其父而以

新野如怪　瑊瑞遂自　請前爲開　戶然而笑　秀甘之上　未總啟之　繁以市建　附之必從　此海內殺　稅手衍字　浴崇可易　針閑可佑　一閫之實　不下萬金　外條之老　曾保吳秀　調撥

閹為父。亦可羞矣○拔呈秀貪詐之極始而受金玉
金玉滿堂既而受古董古董充棟而索美姬粉白
黛綠者不下數百人其得寵者封二十有八號曰二
十八宿稍不加意輒爲押還其妙妓宋產在京者自
然萬八千八百兩玉犀金銀器具共三十四箱約
三萬五千金其餘具珠寶羅方。無不羅列其實及抄
蘇州銀七萬一千七百有奇金三百四十三兩
有奇得姬之珠翠眾園之長籠又不可勝言也

三殿告成、行欽恤之政○三殿功成、加恩大僚、閹鳴太

黃克纘等百十人宮保科道張惟一等俱卿寺銜、內監

工匠武職等加銜進級、濫廁衣冠者又幾百人。

高汝栻曰魏璫積惡借一題目不論有功無功與可
不可一槩加升如殿工一役五軍等營官有何功勞
而保副將徐鎮撫錫中選任中奕原任副將李國禎
俱以自勉副總兵王文烈王宗貿曾鳴珂俱以兩超
膺參將聞永惠吳國相楊維文胡應衍蔣信俱加非一級
亦何名義推而廣之如假封七事京營將領等官有

何干涉總督梁世勳代為題請兵部一槩供餉如鄭
源鄭其心馬允彥馬永貴婁光先等十餘員各升都
督同知後遂有緣此而升總兵者又何名乎屢金黃
蒸儿滿天下何曾有一人為　朝廷出死力蓋可概
已至毀工錦寧當從時大斷地擾欲要結人心恩膺
遂爾大濫況官生非小中書郎署出守黃堂即制科
起家不過如此國家安得如許爵位供此輩充斥乎
崇禎改元諸臣曾請革汰下部議覆四川道飛于漢
中前請云先臣寵錫有言我　朝自成化五年以前
文官已逾十萬武職已逾八萬計至今又當數倍當
此時不為亟反徒滋議論何以佐國計之發兇清天
下之冗官可省錢糧可省天下之民害清天下之冗
食則豈大于此

建昌路通[illegible]上不預中外旁皇禮部須
爵賞列封錄[illegible]之日卽先帝賓天之日也不謂
誰為作手有此繆舌之舉

先帝龍馭賓[illegible]三殿寧鑰之臣，鋇上乡下，爾羊灶下迎車平斗。木匠厮養，成得金紫，滌手乘軒，呼殿，識者怪之矣

兵部尚書霍維華削籍。○太學士魏廣微卒　削詞臣楊汝成、鬥仲儼、馬之騏、劉垂寶、賀逢聖，科臣劉先春、廷陛，臺臣徐揚先，部臣馬任遠等籍。

是時被削者，不曰門戶，則曰邪黨，善類空而正氣塞矣。其外尚有翰林科道部屬等，楊世芳、李康先、汪始亨、何早、俞肇脩、沈榮、江世用、沈景初、袁瓚、科蕭命官、汪輝、騎從宇、陳以瑞、孫元化、謝奇舉、張其寵、張[illegible]吳牲、梁元柱、李懋芳、張捷、白諭、絡周用賓、汪起[illegible]胡汝楠、杜詩、王夢尹、王樂業、涂、沈應時、周次瀚、葉有聲、郭尚賓、唐大章、劉弘訓、梁克順、顧其仁、姚應[illegible]一中等，不下一二百人，筆不勝書。嗟夫，諸君子，身[illegible]而姓字籍馨，乃知門戶邪黨，不足以埋沒[illegible]魏璫驕逸不虞，群臣紛吠，舉朝殆爲與有一人雖[illegible]

嶺、先帝賓天、新王御極、御史楊維垣上疏言之

然止影射、未敢直斥、而責生錢嘉徵、乃上其十大罪

一曰並帝、二曰蔑后。三曰弄兵。四曰無二祖列宗、五

曰尅剥藩封、六曰無聖、七曰濫爵、八曰掩邊功、九曰

朘民、十曰通同關節、 上覽疏大怒、召忠賢至御前

諭之曰、爾事先帝、歷練有年、驛功諸務、多資措據、剔

奸發弊、夙著勤勞、朕所鑒知、何以外邊紛紛講你不

好、忠賢再三叩頭強辯、 上曰、舉這貢生錢嘉徵本

與他看、忠賢曰、他朝家事、一箇秀才兒、便談論了、皆

何体統、求爺爺處他、 上還問你不知他其中所說

的何等惡跡。命左右讀與他聽、讀竟、忠賢。魂魄皆喪

稽首請死。 上曰、尔且下去。忠賢出、遂有辭疏、求任

事錢元慤陸澄源疏、疏至而鳳陽守陵之旨下矣

八月二十二日申時、 上崩于乾清宮、 上無嗣、遺命

以 信王承繼大統、文武群臣軍民耆老、進箋請登

位、 王下令旨、懇辭至再三而後允、令 上于二十四

日、卽皇帝位文武百官朝賀改元以明 正月爲
崇禎元年頒詔大赦天下 使聞知○上步行 皇帝
尊謚曰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靖穆莊勤哲皇
帝廟號熹宗奉安德陵 聖明御極善政聿新偽年之
長左右史詳證之草莽之臣未敢縢頰也